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讀詩略記卷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　鈐

校對官庶吉士臣吳裕德

謄録監生臣蔣傳馨

讀詩畧記卷五

明 朱朝瑛 撰

大雅

文王之什

文王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序曰文王受命作周也吕氏春秋以為周公所作受命者言天命歸之而文王之功德足以受之也凡周書所稱文王受命亦然

禮祭義曰骨肉斃于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在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是凡人之䰟氣歸于天者皆有昭明之象矣詩言此以明文王之德不可磨滅耳不顯不時舊作豈不顯豈不時亦通但世之不顯一句語氣終有未合楊用修陸子淵皆讀作丕謂古通用盖古

字省文如亨享女汝之類皆是也丕顯丕時見于周書本周公語此云丕時謂大運會也在帝左右謂文王之德與天為一生而順帝之則則死而依帝之神可知也氣之昭于天者人所同德之依于帝者其所獨也

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哉如周書哉生明之哉爾雅哉始也毛鄭同之蓋言

上帝敷錫文王始造周也左傳國語引之作載如孟子自葛載之載也何玄子曰殊本于支則名分明以支扶本則氣勢厚有本有支故能百世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楨即幹也然亦有異費誓峙乃楨幹傳謂題曰楨旁曰幹疏謂楨當牆兩端者幹在牆兩旁者皆障土之具多士賴文王以成文王又賴多士以寧韓退之曰

龍噓氣為雲而乘雲以神其變化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為也吾于文王亦云黃才伯曰無逸言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文王之勤勞如此立政言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則文王又若無所事者不讀無逸無以知文王之勤不讀立政無以知文王之逸合而觀之則文王以寧從可知已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歐陽永叔曰緝熙毛鄭以為光明頌云學有緝熙于光明以為學有光明于光明豈成文理尚書孔傳熙廣也緝熙者接續而增廣之也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王之藎臣無念爾祖

祼將言王祼而助送圭瓚也禮記注冔名出於幠幠覆也言所以自覆飾也方言曰秦晉之間炊薪不盡曰藎藎者餘也藎臣謂小臣也獨呼小臣者猶虞人

之箴曰敢告僕夫云爾
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
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
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前章令聞不已與卷阿令聞令望聞皆音問故問與
聞通管子飛蓬之問是也
大明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序曰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考晉語任亦黄帝之後自彼殷商言自殷商之時也京者追稱之詞曰嬪于京疊言以明其有國而為夫人也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集說文羣鳥在木上也從雥省何元子曰天之所命必監觀之久眷顧之深而後與之如鳥之集有審擇而就之之意郃陽今陝西屬縣其北為夏陽非春秋之夏陽也漢地理志注秦惠文王更名少梁為夏陽

即今韓城

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

俔淮南齊俗訓云若俔之見風注謂俔所以候風者以雞羽五兩繫竿首為候盖如後世之相風也大姒之聖德應天運而來如俔之應風所向者然故曰俔天猶效天曰律天實字而虛用之也妹即易歸妹之妹女少者之通稱猶采蘋車舝之稱季女也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佑命爾燮伐大商

郡國志云郃陽南有古莘國羅苹以莘為號地即周語所云神降於莘者是按號在今陜州去郃陽甚遠非其地也祇因公穀以下陽為夏陽而羅氏遂誤以秦之夏陽為虢之夏陽耳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張元岵曰侯興言自諸侯而興不無以臣伐君之歉故下以天意勉之按維侯同義異字不應一語兩用

此解較妥牧野在今河南汲縣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孔疏云檀弓言周人戎事乘騵明非戎事不然盖因武王所乘遂為一代常法然六月之詩曰比四驪采芑之詩曰乘四騏則亦非不易之法也

緜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

序曰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

民之初生言民之始遂其生也顔師古漢書注云自土齊詩作自杜古扶風杜陽縣有杜水南入渭水經注杜水南流左會漆水按杜陽即今陜西麟遊縣在古豳之西百餘里則土當作杜明矣鴟鴞之詩桑土

亦作桑杜可証水經沮水出北地即今陜西慶陽府乃不窋故地漢地理志漆水出漆縣即今永壽縣古豳地也其在馮翊之漆水合沮水而入渭者此禹貢之漆沮小雅頌所稱者是也非此之沮漆也豳地有漆而無沮其謂之沮漆者公劉自北地來不忘故土而存其水名謂漆水為沮漆猶之漢高帝謂驪山為新豐耳亶父字也陶復陶穴者古公播遷之初卜居未定而野處也若謂處豳之時則公劉所云涉渭為

亂取厲取鍛者豈作土室之具乎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岐山在今岐山縣隷陜西爾雅云俔胥相也注俔為視則胥相亦本為視說文云相視也悉良切

周原膴膴菫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兹

爾雅齧苦菫說文云菫食之甘意生食必苦故與苦

荼並稱本草堇讀作芹蓋即芹類蘇頌圖經紫堇一名蜀芹其味苦澀豈即列子所云蜇于口慘于腹者耶契當以或曰刀刻之說為正通作鍥周禮華氏掌共燋契凡卜吹其焌契杜子春云契謂契龜之鑿也曰止曰時嚴華谷曰龜告之兆也言止居得其地土功得其時也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古者遷居以安民為急公劉之詩先之曰既順迺宣而無永嘆古公之于岐亦猶公劉之家法也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

立室家鄭氏云立室家之位處正義謂位處者即考工記匠人所云左祖右社面朝後市之類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

鼛鼓考工記韗人作皐鼓陳用之云春秋傳魯人之皐皐者緩也役事以弗急為義故以皐鼓節之古者上之使下以仁常欲緩而不迫而下之事上以義常欲敏而有功以鼓節之而不止故曰鼛鼓弗勝

廼立皐門皐門有伉廼立應門應門將將廼立冢土戎醜攸行

月令天子九門注謂外門四關門遠郊門近郊門國門是也宫門五皐庫雉應路是也諸侯則無皐應明

堂位云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是也周書有畢門南門周禮有虎門文王世子有寢門路門之別名也周禮又有中門則通指五門謂當國之中也爾雅有正門則應門之別名也門名原無定制故大王為商諸侯得以創立新名周人以此為發祥之始諸侯自不得稱之矣劉貢父曰臯取播告之義應取敬應之義

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兊矣混夷駾

矣維其喙矣

陸璣云棫即柞也其材理全白為白桵可為檟車及矛戟矜今之作梳者是也其樹高丈餘花而不實蓋柞有二種其結實者為櫟不結實者為棫若郭璞所云實如耳璫紫赤可食者自是梃核非棫也史記稱自隴以西有緄戎即昆夷也其地當在今鞏昌秦州以外按孟子曰文王事昆夷則文王初年昆夷未服故不殄不隕通文王言之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郡縣志故虞城在陜州平陸縣芮城在陜州芮城縣今俱屬山西解州蹶猶良士蹶蹶之蹶陸羽明曰觀十月之交一詩言羣小用事豔妻煽處則知此詩之言姜女言四臣蓋有深意

棫樸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

序曰文王能官人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左右奉璋則俊乂之士得其職矣六師從之則材武之臣盡其力矣後二章復推本于文王之教育者有其素也

棫樸以興辟王猶下章作棫以興君子正喻其德之近人人樂得而親之也諸家以棫樸喻多士于興體不合薪之槱之言薪者槱者無不就之也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

祭統曰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顧命又曰

大保秉璋以酢是諸臣助祭者奉璋之証也髦士少俊之稱詳見衛風周禮大胥凡祭祀用樂以鼓徵學士是少者亦與祭也奉璋者峩峩咸有顒若之觀少俊之士所為相助而增美也故曰宜即此見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之意

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說文云涇水出安定即今陝西平凉府天子六軍文王為西伯奉王命以徂征故亦得抽調六師也公羊

傳曰及猶汲汲也言將卒一心如恐弗及也

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張元岵曰作興人才不在教訓鞭策精神意氣之間自有感動雲漢為章令人神明開朗鄙吝都捐豈非作人妙用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王介甫曰文王作人外則使有文内則使有質綱紀四方謂得人以任四方之事如大綱在握而衆紀畢

舉也

旱麓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序曰受祖也言祭而受釐于祖也前三章言其德之豈弟自足以致福祿後三章乃祭而受釐之辭惟其德自足以致之故求之而不為邪受之而不為倖也

漢書地理志漢中郡南鄭縣有旱山今隸陝西山麓之氣厚則榛楛生之興君子之德盛則福祿歸之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禄攸降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輔漢卿曰洪範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葢使天下之人各修其行以昌其世然後為福也

按易之文言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聖人作而萬物覩即此詩之興意也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以柞棫興君子正以其叢生之物資民用而不窮興豈弟之德係神眷而不忘也凡言瑟者皆縝密之義柞棫之木理縝密故曰瑟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黃東發曰回非邪也乃入于邪之所自始也人心初無不正不直一旦禍福當前計較之念萌即為回轉若自謂枉尺直尋以苟濟目前者不知一有回轉即入于邪自昔喪名敗節之士率由此矣學者讀求福

不回之詩可以銘心而誓之終身也

思齊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序曰文王所以聖也

晏私狎昵固非婦道嚴威儼恪亦非所以事親思齊又能思媚此大任之全德也肅肅雍雍正本于此淮南子鼓瑟循絃謂之徽蓋絃聲有自然之節為之徽

以著之當嶶則鳴不當嶶則不鳴故音之至善者曰

嶶音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

御于家邦

雝雝在宫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雝雝常如在宫宫者和地也肅肅常如在廟廟者敬

地也無斁一篇之中兩見而字異其義必異說文有

斁有殬斁音亦解也引詩服之無斁殬音妬敗也引

書彝倫攸斁今斁通作斁亦或作射繁露引詩耗斁下土作耗射是射有斁之義也此射亦然言無或斁之亦兢兢自保也較舊說更順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譽髦謂有德者升之司徒以揚其聲譽有造者教之大學以成其俊美也

皇矣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序曰美周也天之憎廓自公劉啓豳而已然故兼夏商言之而曰二國謂周之世德為天所眷者甚久遠故槩之曰美周萬時華曰緜章叙王業艱難之由故詳在大王遷岐而以文王為餘波此章叙王業盛大之由故詳在伐密伐崇而以大王王季為緣起凡讀

書須識古人意思所在

耆致也周頌曰耆定爾功左傳曰耆昧晉語曰耆其股肱皆是也憯通作增孟子士憎玆多口是也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啓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毛傳曰串習也本爾雅釋詁文串夷謂串習之昆夷蓋大王未遷之時岐之險阻為昆夷之所出没至于

既遷之後則滿路而去也立配即下章所云作對指
文王也言大王既闢此基業天又為之生聖德之君
以配此基業也下章即承此而言天之作邦作對不
俟文王之生自生大伯王季而已定也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
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
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事親在于養志友兄亦在於成志大伯之志不過欲

篤周家之慶耳王季能成之大伯所以與有榮光也如此之為友斯真友矣唐玄宗以宋王憲讓已而友之甚至然憲聞涼州之曲預戒以播遷之禍玄宗不省以及于難豈真能友者乎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何玄子曰不計較于形迹以博交讓之美名正是貊

其德音處孔疏曰王季君其國耳以其追號爲王故以王言之按王季之言王猶岐周之稱京也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羡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

無然戒辭也文王寧靜澹泊之志亦本于天之所命故設爲上帝戒令之辭程子曰登岸既濟之義謂涉險難而能濟也密在今靈臺縣阮在今涇州俱隸陝

西以篤周祜諸本作以篤于周祜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左傳有鐘鼓曰伐無曰侵王師聲罪致討亦曰侵者周禮大司馬九伐之法曰負固不服則侵之謂兵加其境欲使自服也竹書紀年季歷之世作程邑至文王降密之年遂遷于程逸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寤

程典漢書地理志程邑在扶風安陵即今陝西咸陽縣地渭水至此合涇其流最大故曰在渭之將縣之北有畢原文王之墓在焉孟子所云卒于畢郢是也金仁山曰逸周書史記解有畢程氏盖即畢郢也或疑遷程之事不見于經以此為歸岐則故居地形何必重述若以此為即作豐之事不應在伐崇之前且遠岐陽之地矣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

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聲色亦人主所必有大聲以色則未免于震動而矯厲矣夏大也革更也夏革亦非人主所忌長大以革則未免于窮大而紛更矣凡此者皆聰明之為累而失其自然之天則也崇在今陝西鄠縣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

絶是忽四方以無拂

季彭山曰舜攝堯亦曰類于上帝則類非專為兵祭

周禮大裁類社稷宗廟則類又非專事上帝矣禡如

今祭六纛之神也是致是附者崇民降也是伐是肆

者崇侯與其黨猶負固而不服也肆即肆諸市朝之

肆謂戮崇侯而陳其尸也絶滅其黨也忽除其國也

左傳曰因壘而降則是未嘗戰也誅有罪而已

靈臺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序曰民始附也謂崇民始附也靈臺在今鄠縣即周之豐邑崇侯之國也史記伐崇之明年而文王薨則靈臺之作亦在崇下之日矣故曰民始附也用民之力而欲民之樂之斯已難矣況始附之民乎文王所以得此者崇民之困于虐政者久于是蠲其煩苛予以寛大之治為之建辟雍以興起之設鐘鼓臺池鳥

獸之樂以鼓舞之其民如離幽壑而登春臺自無不競勸以從事也三輔黃圖云文王靈臺在豐水北高二丈周迴一百二十步孔叢子云文王以六州之衆為臺未及期日而已成夫一百二十步之中安所煩六州之衆必不然矣

臺之所以名靈也以其覿天人之際察陰陽之會揆星度而徵六氣也小民因而神之遂以為文王之有靈德故謂其囿亦曰靈囿謂其沼亦曰靈沼耳張元

岵曰文王未嘗稱王而三分有二之民俱已王之正是愚夫愚婦不知禁忌之語

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牣魚躍

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廱

爾雅釋木文樅松葉柏身陳用之云樅身葉皆直則虡業者皆以直木為之也何玄子曰虡即鐘鼓之虡釋名云縣鼓者横曰簨縱曰虡廣韻云飛虡上天神

獸鹿頭龍身凡鐘之柎以此獸為飾論鄭箋作倫然樂記云論倫無患樂之情也則論倫自各有義樂記又云其聲足樂而不流其文足論而不息是論者紬繹不窮之意毛傳訓論為思者近是辟廱即虞庠也周之郊學其國學謂之成均周禮成均之法掌于大司樂以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所屬之職皆以教國子為事者此即有虞典樂教胄之意盖以樂之入人也深化人也易故辟廱亦設有鐘鼓凡造士之

地皆為奏樂之所焉莊子曰文王有辟廱之樂是也自漢以來郡國遣士受業必詣太常古意猶存而學政浸衰矣周家成均之外又有三代之學大抵皆與成均合建者成均居中其東則為東膠夏之東序也其西為瞽宗即殷之右學也名雖為三其實則一若辟廱者即虞下庠之制故亦謂之虞庠王制云大學在郊天子曰辟廱又曰虞庠在西郊則虞庠即辟廱無疑三輔黄圖辟廱靈臺皆在長安西北四十里則

辟廱與靈臺同處若在國中則二丈之臺何以望氛祲頌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此辟廱在西郊之明証三代之學皆大學鄭氏王制注以虞庠為小學者非也東膠瞽宗與成均合建獨辟廱在郊則非成均可知夫有成均又有辟廱者所以廣羅賢俊也大戴以明堂辟廱為一亦非也袁準之論頗正而未詳

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

陸農師曰鼉鼓非特有取于皮亦以鼓聲似鼉之鳴

續博物志曰鼉長一丈其聲如鼓

下武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序曰繼文也下武之義諸解紛紛惟嚴華谷不尚武之說較為得之蓋周自后稷思文肇基其後文德相承世濟其美至于武王不得已而一戎衣天下已定即戢干戈櫜弓矢則亦下武者也求懿德肆時夏則亦繼文者也故篇中皆言文德何玄子云周以大武

名樂非下武者夫以發揚蹈厲之氣歸之于武亂皆
坐可謂之尚武者乎
下武維周概舉后稷以下言之世有哲王謂后稷以
及武王武成篇云我先王公劉周語云我先王不窋
又云自后稷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是后稷
以下皆得稱王也配者猶中庸所云善繼善述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周昌年云求有參經權通常變無方以求之意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媚兹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以臣伐君其迹逆矣然順天意順人心以順乎其親
故天下以為順德而應之
昭兹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不遐不遠也言四方之來賀也雖歷萬年不致疎遠
長有佐助也不遐與遐不語氣自異不得强同

文王有聲

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

序曰繼伐也言文王武王相繼有功伐也張元岵曰各章結以烝哉烝從火取熾盛之義按爾雅云林烝君也注引有壬有林林有盛義則烝亦當為盛蓋言君之盛者故為君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何玄子曰命者天討有罪之命

築城伊減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王后烝哉

文王因崇國而作邑崇墉言言仡仡未嘗毀也何必更築鄧潛谷曰築城謂城鎬也作豐伊匹兩都相望如作之耦也文作豐矣武又作鎬疑若已棘然非棘欲也追孝也何玄子曰書洛誥篇作周匹休與此作豐伊匹語意正同營洛與周對峙營鎬與豐對峙也

按竹書西伯使世子發營鎬是營鎬之事文武共之王后蓋兼文武言考說文減水流疾也史司馬相如

宜春宮賦曰汩淢噏習以永逝兮注平臯之廣衍宜春宮三輔黄圖云在長安城東南杜縣杜即鎬地也則鎬地之水固有所謂淢者矣水經注沈水出杜縣逕昆明池入渭亦謂之潏水潏亦疾流之意與淢音同通用耳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

濯有滌濯更新之意鄧潛谷曰維豐之垣聲靈羅絡如作之敝也何玄子曰營鎬爲豐邑之藩而大邦小

邦咸倚賴焉則直可為四方之屏翰矣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皇王亦兼文武言白虎通云皇美也大也王而又加以皇者美大之也說文辟法也四方為法故美大之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豐鎬相距二十五里豐在豐水之西鎬在豐水之東辟廱靈臺在豐水上于鎬京為西郊是武王辟廱即文王之辟廱也文王辟廱之教靈臺之詩詳之矣武

王辟廱之教即樂記所言武王散軍郊射之事所謂偃武脩文者也郊射者習射于郊學之中即辟廱是也周家之學成均為大詩不稱成均而稱辟廱者是合文武而言之也文王世子篇云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又云謂之郊人遠之于成均以及取爵于上尊蓋始自郊學而後進于成均是辟廱者成均之本也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按鎬亦未離豐水注中或曰賦也一説似宜删去

生民之什

生民

厥初生民時惟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序曰尊祖也尊后稷以配天而推其所自生也

張文潛曰姜嫄生后稷而謂之生民者后稷教民食

食者民待之以生故也禋者因煙氣之上以致其誠也

左傳曰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濟其美以至于堯則堯之去嚳必非一世且云此十六族則八元必非一父而高辛氏必非帝嚳明矣且使稷契為帝嚳子則歷帝摯以至堯崩稷契已百十餘歲舜猶用之播百穀敷五教此事理之所必無或者以為上智禀或異人則堯舜之倦勤皆在九十時何稷契之獨異也鄭

箋以姜嫄為高辛氏之世妃其夫不為天子而得祀郊禖者如周于二王之後得用天子之禮此論確矣履帝武者猶云繩祖武謂其為天子後踵行天子之故事言祀禮之隆也敏歆言神感之速也若巨跡之說出于緯書子長康成之徒好奇過信自無足怪以橫渠晦翁之學而亦信之秖以稷之見棄為不可解因而曲為之說是不可以不辨橫渠曰天地之始人固有化而生者似也然一化生之後而天地之靈氣

即屬之于人凡人之生孰非受天地之靈者得其全粹即為聖人使聖人之生必踐跡吞卵則天地之生聖人亦太狹矣且物之反常為妖前乎此之聖人與後乎此之聖人俱未有若此者而獨有此非反常乎即如子由之言曰麒麟之生異于犬羊蛟龍之生異于魚鼈未聞麒麟之中復有異于麒麟蛟龍之中復有異于蛟龍者也然則求之而得得之而棄者何哉毛傳以為承天意而異之殊屬兒戲寒冰之寘尤不

近情魏鶴山云按如逵之文或如鄭莊寤生故惡而棄之夫寤生不為不祥其求之也何勤其棄之也何遽必不然矣大抵高辛世胄雖云世濟其美亦舉大概而言未必盡無失德如傳所稱閼伯實沈以兄弟而日尋干戈者亦高辛氏之子也兄弟之相殘如此則宮闈之内或有如燕啄皇孫綠綈方底之事亦未可知也至再至三必致之死地而後已此决非父母所忍為者頼有天助得復見收收而育之母家則其

家之不能容可知詩人特為其祖諱之耳既諱其惡而不言又不敢飾美以誣其祖故詩之所詠獨敘姜嫄而已使稷為嚳子嚳亦聖人何僅美其母不及其父也或者又以此為有母無父之證周人立姜嫄廟而不及嚳故詠歌亦止姜嫄信斯言也則周人之禘祭必如康成所云祀感生帝而後可而祭法則云周人禘嚳不及靈威仰之神何也

介因也謂神之靈因人以止也即魯頌上帝是依之

意震為娠左傳邑姜方震是也夙毛傳訓早說文訓
早敬亦豫戒之意内則所云將生子者及月辰居側
室正合此義不必轉訓為肅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
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先生謂先期而生彌月不彌日也如達賤之也賤之
而莫與保護如羊子然想見其有子而忌集積毀而
愛移矣人雖賤之天實佑之不寧不康通作丕寧丕

康居然生子者謂居然生一男子遂其所求也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

寘之隘巷不已而平林平林不已而寒冰至于寒冰萬無一生之理矣即云無人道而見棄委而去之不復顧耳何其忍心至此見棄之故不言可知

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

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

禾役說文作禾穎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黄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

方之為房甲未拆也苞者已萌芽而未伸也種者已出土也左傳盧蒲嫳曰余髮種種言短也褎者長也長袖曰褎見玉藻畧記說文云邰炎帝之後后稷母家在今陝西武功縣即者附近其地也若以稷承邰

不與滅鄫同譏乎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恒之秬秠是穫是畝恒之穈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

秬從禾自是黍類無疑羅願以一稃二米事之偶然不得有種遂以秠爲麥誤矣一稃二米雖豐年所致要亦嘉種方能有此肇祀毛氏曰始歸郊祀也蓋稼穡功成乃賜以重祭耳鄭氏曰稷爲高辛後故亦得祀天此說良是下二章可證

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
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歲
取蕭祭脂鄭箋云取蕭草與祭牲之脂爇之于行神
之位按說文云戴角曰脂無角曰膏此云祭脂蓋即
羊脂也焫蕭為宗廟之禮祀軷亦焫蕭者其求神之
義同也祀軷有二有出行所祭之軷周禮所云犯軷
是也有平時祭行之軷月令所云冬祀行是也而周
禮之犯軷又有二大馭之職曰掌馭玉路以祀及犯

軷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遂驅之又戎僕之職曰掌馭戎車犯軷如玉路之儀凡巡守及兵車之會亦如之是戎僕所掌者巡守會同征伐之軷而大馭所掌者祭祀之軷也出國外而祭者惟天此詩不及他祀而獨舉軷與燔烈則其為郊祭而軷可知也燔烈者祭天燔柴之事也興嗣歲箋云以祈新歲之豐年也孟春之月令乃擇元日祈穀於上帝疏云即今祭時之歲謂之嗣歲

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此言后稷祭天感格之速非特芳臭之薦信得其時也蓋后稷始為此祀不敢自尚其功其兢兢業業庶無罪悔之心迄于今猶不泯也表記引此詩而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得其解矣豆薦葅醢詳周禮醢人登薦大羮詳公食大夫禮肇祀詳上下文義其為祀天明甚后稷之祀天本以

有功而賜而後世相踵為故事凡王者之後皆得祀

天

行葦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序曰忠厚也首章二章言燕禮三章言射禮四章言敬老之禮總以見周道親親其綢繆懇款之意無所不用其極也此亦泛舉周家之德不必專指何王

何玄子云具爾即燕禮所云公爾卿卿爾大夫注謂
揖而移之近之也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醓醢以薦
或燔或炙嘉殽脾臄或歌或咢
何元子曰醓醢三句即燕禮所載薦脯醢設折俎羞
庶羞之事醓醢醢也燔炙脯也嘉殽折俎也脾臄庶
羞也燕禮有歌無徒擊鼓者唯鄉射禮司射請以樂
樂賓曰不鼓不釋于是樂正奏騶虞為節是鼓歌相

和據射時而言耳聘禮及公食大夫禮其豆實皆以
韭菹醓醢為首而周禮醢人云王舉則共醢六十甕
以五齊七醢七菹三臡實之是醢又為通名故以醢
醢概之也國語體解節折謂之殽脾說文云土藏也
脾與臄為二物
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均序賔以賢敦弓既句既
挾四鍭四鍭如樹序賔以不侮
嚴華谷曰賔不得有彫弓以天子為主故舉天子之

弓槩之按周頌敦琢其旅敦通作彫荀子曰天子彫弓則敦弓為天子之弓明矣劉向列女傳王符潛夫論後漢桓榮傳皆以為公劉之詩未足信也同姓不得稱賓賓者謂異姓也文王世子云公與族燕則異姓為賓膳宰為主人公與父兄齒此詩于燕則舉兄弟于射則舉賓者亦互文耳

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黄耇黄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曲禮云諸侯臨祭祀外事曰曾孫某侯某是曾孫者
諸侯祭祀之稱也然武城篇曰有道曾孫周王發射
義詩曰曾孫侯氏則曾孫亦猶宗子之稱不獨施諸
諸侯亦不獨施諸祭祀也斗釋文通作枓少牢禮司
宮設罍水有枓是枓者所以酌于罍水與酒皆用之
矣毛云長三尺恐不盡然祈黃耇雖係頌禱之詞亦
特為老者祈故曾孫自為主而酌之以致敬即文王
世子所云公與父兄齒者是也以引以翼謂引翼曾

孫以介景福謂助曾孫之大福此即曾孫乞言之意

既醉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序曰大平也前詩似伐木此詩似天保但小雅記事故伐木天保皆為燕而作也大雅以徵君德而覘世運故行葦既醉出于泛然之頌美非為燕而作者故序本作者之志約舉大義而已天下既定四方無虞所循而行者祭祀燕享之禮所禱而頌者惟長子孫

保福祚于無窮故曰大平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昭明即傳所云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照臨百官是也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

公尸鄭箋曰公君也按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是王者之墓得稱公墓豈王者之尸不可稱公尸乎諸說紛紛都非確義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禮祭義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恍惚之有乎此言主祭者不尚威儀而助祭者尚之也自反者攝之謂也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威儀即言朋友之威儀既有顯相又有上嗣皆致敬竭誠以助主人之祭也張元岵曰讀書須識古人意

思所在此詩君子有孝子一語踴躍歡喜一篇神情注射于此盖受命開創之際必須繼述得人所謂國有長君社稷之福况天性孝友盎于面目亹亹頌美何能自已嚴華谷曰聖人之于民類也孝者民心之同然以心感心放之四海而準是錫類也按集註云儀禮祭祀之終有嗣舉奠此由鄭氏之誤解儀禮也文王世子云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謂登餕之時嗣子獻餕因受上餕之嘏爵明錫類之意若儀禮嗣

舉奠自謂嗣尸而舉奠非謂嗣子詳儀禮畧記

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壼者宫中之道所由以達于外者也王者之化天下必由室家而達故周語引此詩而曰壼也者廣裕人民之謂也毛傳之義亦同

其胤維何天被爾禄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女而士行如所云情欲之感不介于儀容燕私之意

不形于動靜者是已

鳧鷖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序曰守成也敬以持盈不喪匕鬯可以長為宗廟之主矣故篇終以無後艱為祝此守成之義也不言正祭而舉燕尸為言者正祭人所易謹燕尸人所易忽于此而酒清殽馨能致其敬則無不敬矣此可歌也

一事而列為五章亦反覆咏嘆之常而解者必求五尸以實之其説不同總屬穿鑿而詩趣亦索然

何玄子曰不言鎬水而言涇者涇水源長而流遠詩人于此興祖功宗德之思故有取于此孔疏曰福禄來成成汝孝子也公尸燕樂而飲之則為神所悦以致福禄也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飲福禄來為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湑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

鳧鷖在潨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

鳧鷖在亹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西漢地理志金城郡有浩亹注釋亹義與此同無有後艱謂享福祿者克保其後永無艱難也可見古人

兢兢戒慎之意

假樂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

序曰嘉成王也首章推本于武王以著其先德之隆次意總叙武王之子孫以著其家風之厚三章四章則專頌成王本身出治守之不懈為能克紹先烈而益茂其家風也思齊之詩豎義與此畧同君子指武

王也何玄子曰舜起匹夫為天子武王以諸侯有天下其事相類故中庸引此以相證

千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子孫謂武王之子孫千億者子孫受福之多更進于百而至于千億也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

上言率由舊章止守先王之成法而已此言率由羣

匹見成王之進用賢良更有神明化裁之意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

之攸塈

綱者有所總統而不散也紀者有所分理而不亂也

謂之綱紀則實有法以綱之紀之非徒恃天之福也

綱紀既立守而勿失所謂燕者在此所謂媚者在此

所謂不解而攸塈者在此曹參之載其清靜民以寧

壹畧得此意

公劉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埸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槖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

序曰名康公戒成王也金仁山以此爲豳之遺詩故言情狀物如此之詳似矣然安知非豳有遺詩名公因而擬之如後世擬古樂府之類乎不然荒僻之地堂構初開豕豰匏爵未必有此宏雅之章也況詩中

所云京者謂審形勢而見其都會所在故曰京師猶大明思齊之稱京追尊之也公羊傳曰京師天子所居

公劉距后稷世次史記劉敬傳與周本紀自為矛盾不可為據要當以劉敬之說漢高謂公劉當桀之時者近是羅泌亦云甞見漢劉軓所書呂梁碑中序后稷生台璽台璽生叔均叔均以下數世始至不窋不窋至季歷猶十七世正與劉敬所說相近國語所云

十五王盖舉有德之宗而數之本紀泥此而誤也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歎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瑶鞞琫容刀

既庶既繁毛傳云公劉去邰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必有所據矣舟通作周博古圖周虔敦銘周字作皿集古録伯庶父作周姜尊敦周字作月皆古舟字也大東舟人之子鄭箋作周人雖非詩義亦有所據矣

何以舟者言何以周旋其閒也玉瑶以飾文德容刀

以謹武備跋涉崎嶇之中自有從容整暇之象如此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迺覯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百泉在今平涼府涇州

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東萊建國立宗之説晦翁既載之于篇他日又曰東萊之説恐未必是如此只是公劉自為君宗耳蓋一

時燕饗未及立宗事也徐元扈曰大凡創業君臣與守成異承平既久階陛森嚴君臣之分不患不明特廉遠堂高九閽萬里上德下情不相諳悉故燕飲主于尊和創業之君與其臣披榛斬棘沐雨櫛風奚啻家人父子上下之情不患不通特患分義未明粗率簡易如漢初飲酒爭功醉或拔劒擊柱故燕飲主于辨分時各有所重也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

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

三單謂散軍還農也古軍法五人為伍二伍為什散其什伍布于井里則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三三而九餘一為單合而再計故曰三單諸解紛紛總屬强說張元岵曰上言覲其流泉下言度其隰原皆是相土授田之事何緣中間揷入軍制意此章專為處置軍旅如後世屯田之為者耳按周之徹法參酌夏商鄉遂用貢都鄙用助要未有不行井田之法者貢則九

夫同井十而稅一孟子所謂什一使自賦者也助則八家同井以公田之二十畝為廬孟子所謂九一而助其實亦十而稅一也統而名之曰徹此制自周公乃行之于天下而公劉已始之豳矣于大田之詩公田見助法焉于此詩之稱三單見貢法焉夕陽亦甚言其得日之遲也黄才伯曰夕陽之田必不甚宜于民惟歸附日衆舊田不給故不得不度此以廣之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衆

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廼密芮鞫之即

何大復云芮水出今邠州西北東入涇汭水在今隴州西北源出弦蒲藪入渭不入涇芮鞫之即言邠也非隴也大復督學秦中其為雍大記必有考據地理志混芮與汭為一者非也若禹貢所稱涇屬渭汭自謂水北如嬀汭洛汭之解非水名也

泂酌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序曰名康公戒成王也

蘇子由曰流潦可以餴饎言物無不可用者是以君子之于人未嘗有所棄猶父母之無棄子也季彭山曰欲人君舍短取長不録人過也此說較舊更為明切葢以挹注之勤與豈弟之德耳鄧潛谷曰王者以無怨怒為大德行潦耳而酌之泂酌之又從而挹之注之雖餴饎濯罍可也率此術也以往强教悅安有一毫疾頑亟成心哉是豈弟之德也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溉豈弟君子民之攸塈

卷阿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序曰召康公戒成王也竹書成王三十三年遊于卷阿召康公從則此詩之作蓋其時也

矢音康公自謂其賡歌也臣以詩諫于君前故曰矢音

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

說文伴大貌奐大也登高望遠則心志開廓故曰伴奐爾游窮大則失其居故要之以優游爾休動静不相離也張元岵曰彌弓滿也誕彌厥月彌字同此彌爾性者言當充滿爾性也有保合太和塞乎兩間之意按禮記月令命大酋注酒熟曰酋說文云酋繹酒也周禮酒正注云昔酒今之酋久白酒所謂舊醳者

也是酋者取其醖釀深醇之義創業者利于發揚守成者主于涵蓄故不曰似先王而曰似先公也

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

何玄子曰昄訓大謂混一無外章訓明謂疆界劃然厚者基圖鞏固不可動揺之意

爾受命長矣茀禄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

茀通作祓爾雅祓福也注引茀祿爾康為証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

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

為則專以德言為綱則兼德位而言之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

使媚于天子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

命媚于庶人

說文云鳳飛羣鳥從之以萬數毛傳曰翽翽衆多也鄭箋曰衆鳥慕鳳凰而來喻賢者所在羣士皆慕而往仕也吉人吉士猶周書所云庶常吉士張元岾曰媚者順而不咈之意事君則格心而無犯治民則同欲而無擾鋒頴伎倆都無可見惟有沖然元氣飲人以和所以謂之吉人吉士也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

梧桐即爾雅所云櫬梧似青桐而有子今亦謂之梧桐菶菶二語形容贊嘆令人神往君子之車四語却引而不發味之無窮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不多者見心所欲言非詩所能盡

民勞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

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序曰名穆公刺厲王也不敢直斥其君託為戒同列者以諷之故詩曰大諫而序則曰刺

萬時華曰小人禍國只是一味詭隨大抵居高位者多喜軟熟惡剛方小人欲進其身必未命先唯未令先諾陽順其意陰匿其奸上多不察而信之故無良惛怓罔極醜厲繾綣寇虐種種諸惡皆藉詭隨以濟隨者不詭不過臧獲下賤奔走承奉之徒詭者不隨

雖敦懿操葬亦無進身之路合此二字曲盡小人情態矣嚴華谷曰書言柔遠能邇必難壬人詩言柔遠能邇在謹無良其旨一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逑無縱詭隨以謹惽怓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為王休

惽怓惑亂主聽也無棄爾勞者欲其斷決也人或覺小人之奸有意遏絶終狎小人之佞旋事優容小人不去勢必復肆是前功盡棄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嚴華谷曰非脩身則賢不可得而親故必慎威儀而後可以近有德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板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為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于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序曰凡伯刺厲王也嚴華谷曰切責僚友義歸于刺王胡廷芳曰名穆凡伯以親賢之義宜極言而力救之乃不直致其諫者豈非監謗之故耶攖其鋒以陷于罪徒甚吾君之惡而無益也

管小器也管管者其人之量易盈也亶說文云多穀

也故借為充積之意既不復知有聖人則驕矜自足不能廣見博聞實有所充積也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何玄子曰樂記武坐致右憲鄭氏讀憲如軒則此憲憲亦猶軒軒蓋狀其足高氣揚之象輯謂調劑民情懌謂感發民志陸敬輿所云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誰復能懷即此意也嚴華谷以議論相協解

之則詩旨未明小人之黨同亦可云輯懌也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囂囂我言維服勿以為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我言維服猶說命篇云乃言維服謂可以服行也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熇熇不可救藥

灌灌猶言沃朕心也蹻說文云舉足高也

天之方懠無為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

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爾雅云夸毗體柔也蓋恣為夸大之言正以謟附人主故曰體柔殿屎說文作唸吚蔑資謂無所資藉也

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壎篪言民之必應也圭璋言民之必合也如取如攜言民之無不得也攜無曰益謂因其所固有而導之非强加之也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懐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壊無獨斯畏

价人荀子漢書俱作介人故訓為大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聖人一言一動必推之于天非虛語也書酒誥曰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夫飲酒之失至于喪邦豈可謂非

天哉出王游衍亦猶是已

蕩之什

蕩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序曰名穆公傷周室大壞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慆德女興是力

四曾是極其怪詫言天壤間曾有如此之人乎曾有如此人而用事者乎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寇攘式内侯作侯祝靡屆靡究

流言即莊子所謂孟浪之言凡言之不根者皆是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炰烋通作咆哮謝疊山曰如虎狼炰烋之狀背謂可

憑依者側謂可輔翼者此云背側猶卷阿之言馮翼
也鄭箋釋憑為憑几則背者亦如几之有背耳漢書
五行志引此詩以為不知善惡顏注因以背為背逆
側為傾仄義亦可通終覺費解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
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
尚乎由行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

蜩蟬也螗似蟬而小爾雅蜋蜩螗蜩是螗亦名蜩也

如羮鄭箋云如羮之方熟亦沸意也孔疏云西京賦

巨靈贔屭以流河曲贔者怒而作氣之貌漢書賈捐

之曰武丁征西戎鬼方是鬼方者西戎之國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

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

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顛沛論語注云偃仆也沛集韻亦作伂揭者揭起而復植之也撥拗擺也戰國策弓撥矢鉤撥義與此同言木既偃仆者欲起而植之雖枝葉未傷而本根已先拗擺不可復生猶國既喪亂者欲整而理之雖典章未墜而民心已先離叛不可復治夏后之世明鑒昭然及其近喪未至顛沛亟亟圖之猶可及耳何玄子曰名公惓惓望王有終者其指歸全在于此

抑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序曰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武公之為諸侯不與厲王同時序以為刺厲王誠不可解詩已明言其在于今又不得云追刺晦翁之辨當矣然詩中所云攜手提耳是長者教誨小子之常武公即位之後年已五十餘豈得復為此語且云亦既抱子明據少時而言以此證其成人如在强壯之年即不必復云抱

子矣况既老乎嚴華谷以為追責則詞氣不類且于
數十年之後瑣瑣焉咎其數十年以前規切之情亦
太迂緩則此詩之作于少時明矣其曰亦聿既耄者
蟋蟀詩傳曰聿遂也孔仲達以為從始向末之詞此
盖言歲月易逝亦遂至于既髦也以少時而預警以
耄老情詞乃愈激切耳武公少年作此至老猶使人
誦之董子之言近之矣國語左史之言自在輿以下
皆因耄老之箴儆而槩遡其生平非謂既耄始作此

也武公以五十餘即位于宣王十六年當厲王出奔之日年已二十此正初抱子之時詩中凡稱小子者皆自呼以儆也其末為諸侯而得與國政者考之左傳王子朝曰厲王暴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曰諸侯釋位則在外者亦入而分職非獨在朝之周名矣是時衛釐侯必入王朝世子共伯又蚤死武公為世子而監國事故述父訓而作此詩其刺厲王者止其在于今一章耳餘皆因厲王以自

警也以少年而監國惟恐傲然以人君自處忘其弟子之職故篇中所以為戒者除戎器遏蠻方之大政不過一二言而已而謹言慎儀以及灑掃寢興之節不啻諄諄焉所以明為人子者然後可以為人君也向之解此詩者皆以史記横據于胸中而不深考當時之事以致信詩序與疑詩序者胥失之也

張元岵曰戾乖戾也哲人而愚者正緣自恃其聰明往往不和于俗此皆德器不厚學問不深以至于此

抑抑威儀對症之藥也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有覺禮記緇衣篇引此作有梏爾雅云梏較直也覺與較通因與梏通古人用字不拘如此周書曰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有覺之謂也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

女指王也言女雖湛樂是從獨不一念及其所繼乎
乃竟不肯廣求先王恪守明法也
肆皇天弗尚如彼流泉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洒埽庭
内維民之章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遏蠻方
皇天弗尚指厲王奔彘之事王室既亡侯國亦不可
保故懼其相隨以亡而因示以自保之計也流泉毛
鄭本作泉流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愼爾出話敬爾威儀無

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張元岾曰質爾人民即天保民之質矣日用飲食之義在上之人琢彫為朴無示以浮靡機巧也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讐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顔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屋漏孫炎釋爾雅云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按鄭氏注曾子問當室之白謂室西北隅得戶明者也此即孫氏屋漏之義較詩箋頗為明順

辟爾為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為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俾童而角實虹小子

辟與闢同開明之意禮運篇辟于其義是也何玄子曰止者心之所止與虞書安汝止商書欽厥止同義淑者純粹即安之意慎者詳審即欽之意乃不愆于

儀之本領如以止為容止與下句重複矣投桃報李即己之必報以明人之必應也嚴華谷曰虹幻慼也

蝃蝀不正之氣須臾散滅

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

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

我藐藐匪用為教覆用為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

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

艱難喪國亦指厲王出奔之事故曰取譬不遠

桑柔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

兄填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

序曰芮伯刺厲王也詩中云滅我立王又云民之貪

亂民之回遹是為流彘以後之詩明矣厲王監謗道路以目即親賢大臣不能默默而詩中刺厲王者不過五篇非托于規其同列則托于文王之嘆商其明刺王者惟抑與此皆在流彘以後意王或懲覆車尚可圖改轍也然抑詩主于自儆此詩亦終于諷友厲王自謂吾能弭謗豈不信哉宜小雅諸什無一刺厲王之詩也

旬日為浹日故訓旬為偏毛傳曰陰均也義亦相同

胡廷芳曰塡滿也積也言悲悯之意積滿于中也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

泯謂民之生理泯滅也鄭氏以為無國不見殘滅則當時未有此事頻說文云水厓也前無餘地故為急蹙之義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

蔑資謂無所資藉也君子實維猶云實維君子倒句

法也梗水上浮木壅水者也

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痻孔棘我圉

鎬京在西故言自西徂東覯痻謂兵連禍結也孔棘我圉如所云日蹙國百里也

為謀為毖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憂恤如下詔罪己推誠肆赦是也序爵任君子以收

人心斥小人以謝衆怒也厲王雖已出居苟能痛自懲艾委任賢者猶可以解如沸如羹之勢此執熱以濯之喻也其何能淑又恐救之于旣亂之後雖有善者亦無及也

如彼遡風亦孔之僾民有肅心荓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荓云不逮言民有進而效用之心而王之予聖予雄使得藉口于才力之不逮而因以力食遠禍為高也

此追咎之辭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亂之已極無可如何所冀者惟此剥復相循之天理乃日復一日天理杳不可知此心灰矣能復念之乎

惟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自獨俾臧嚴華谷云欲用獨自之見而使之善何由

得善

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胡斯畏忌言我何以若斯之畏忌也何玄子曰蓋恨極而自訏之辭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

為荼毒

寧為荼毒言民之貪亂期緩禍難于一時豈復以此為苦毒哉

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

中垢之中如漢書樊噲傳中酒之中注云酒酣也魏志徐邈傳時復中之義正同此是中者有躭之之意征以中垢謂行其不順以躭于垢汚也漢書竹仲反

魏志讀如字莊子列禦寇篇凶德有五中德為首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呲其所不為者也中字義亦相類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

蘇子由曰風之起也有道類之敗也有自貪人在上類之所由敗也按誦言如醉恐言之而見怒也言之而見怒則匪特不用善言反使我激成其惡而悖其

忠愛之意也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女反予來赫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職競用力

職競用力言民爭用力于邪僻也張元岵曰上之害民竭力為之惟恐不勝則民之回遹亦竭力為之又何怪乎

民之未戾職盜為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雖曰匪予既作爾歌

雲漢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

序曰仍叔美宣王也按竹書宣王二十五年大旱王禱于郊廟此詩之作當在此時孔疏曰春秋桓公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上距宣王之崩已七十餘

年仍叔或是世稱如晉知氏世稱伯趙氏世稱孟也

春秋左傳曰天災有幣無牲蓋言災未甚者不用牲

也既甚則無神不舉安得不用

旱既太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宫上下奠瘞靡

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

自郊祭天奠瘞祭地及六宗也上謂壇祭下謂坎祭

也祭法祭天燔柴祭地瘞埋祭時祭寒暑祭日祭月

祭星祭水旱皆埋少牢皆有坎壇故曰上下奠瘞斁

通作殬詳思齊篇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

天不我遺言天意似不我容非特不臨而已先祖于摧言先祖之靈似相摧折非特不克而已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

旱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為虐如惔如焚我心憚暑憂

心如熏𤋮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

寧俾我遯言天意如此豈以我之不君欲使我避位以讓賢者乎

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

嚴華谷曰黽勉畏去念民命方急當思救之故黽勉于此不敢去也月令注云天宗日月星辰也

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

友作有為是里與理通素問曰天有八紀地有五里謂八節之紀五行之里也劉公瑾曰孟子稽大不理于口集註理訓賴亦引漢書季布傳無俚之俚為證則里理俚盖通用趣馬師氏膳夫詳十月之交篇

瞻卬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為我以戾庶正瞻卬昊天曷惠其寧

崧高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序曰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郝楚望曰詩至大雅作者之志愈遠而序者之義愈精故雲漢不為救旱以明格天之德崧高不為贈行以明親賢之禮烝民不為贈山甫以表使能之功梁山不為美韓侯以紀馭福之柄江漢以下

皆可知也
凡山之高大者皆稱崧非指崧山堯時止有四嶽至
周始有中嶽與四嶽而為五因其高大名之曰崧爾
雅郭注得之毛傳曰堯之時姜氏為四伯掌四嶽之
祀述諸侯之職于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嶽降
神靈和氣以生申甫鄭箋曰德當嶽神之意故福興
其子孫孔疏曰周語謂堯祚四岳國命為侯伯氏曰有
呂又謂齊許申呂由大姜故知申呂皆為四岳之冑

尚書呂刑禮記引之作甫刑是甫即呂也按呂之為甫不知始于何時據揚之水為平王初年之詩甫與申許並稱而宣王之時去平王不遠則必有甫侯可知呂氏以甫申為宣王時賢諸侯同有功于王室者是也後漢書劉陶曰周宣用申甫以濟夷厲之荒蓋本此詩而康成注禮記又以甫為仲山甫甚謬

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後漢地理志南陽棘陽縣東北百里有謝城即今河南新野縣申國亦在南陽王伯厚曰高帝入關光武起兵皆先取宛其形勢自可想見宛即南陽也何𤣥子曰春秋時楚經營北方大抵用申息之師其君多居于申合諸侯亦在焉是楚得申而後强也當宣王時蠻荆蠢動而謝最近于荆故築城于此亦扼要之慮與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

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張元岾曰民功曰庸因是謝人謂不易民而治因其教不易其俗以振起爾蕃宣之功也如以庸為墉當命名伯不當命申伯矣徹法壞于厲王宣王復之此中興之根本故此與江漢皆贊美其事

申伯之功名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蹻蹻鉤膺濯濯

周禮巾車之文金路鉤樊纓九就同姓以封申伯異

姓而得此賜者一時之異數猶韓侯之有錫也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

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考工記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爾雅云珪大尺二

寸謂之玠書顧命篇太保承介圭是介圭為天子之

守圭也然韓奕篇云以其介圭入覲于王則亦諸侯

所執也何玄子云周禮典瑞之職珍圭以徵守以恤

凶荒注云珍當為鎮王使人執以往致王命焉歸文

執以反命由此觀之宣王之命申伯將以鎮撫南土故使之執介圭以往如王自行也近當作迈說文迈讀如記故與記通

申伯信邁王餞于郿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名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

郿即今陝西郿縣孔疏云時王省視岐周申伯從王至岐自岐遣之故餞于郿非為申伯故往也嚴華谷以文王之廟在豐豐與郿相近故告廟畢而餞郿者

非也考之豐在鄠東相距百里而謝又在豐東豈有東行而西餞者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番番書秦誓篇番番良士旅力既愆則非武勇之貌明矣盖老成之狀也母之兄弟為舅故曰元舅長舅也或以列女傳宣后姜姓遂謂申伯為后父者非是不顯當作丕顯餞長王曰因覲建賢疑為王者之私

恩故特鋪張其賢見錫之遣之餞之以華其行者非止為外戚而已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孔碩謂所指陳者朝廷典禮之盛肆好謂所揚扢者君臣喜起之休也贈申伯以感勵之也

烝民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彛好是懿德天降有周昭

格于下保兹天子生仲山甫

序曰尹吉甫美宣王也周室中衰華夷雜處非文武威風有大方畧者不能據天下形勝設險以制蠻夷而藩王國故名伯營謝燕師完韓山甫城齊受其事者皆當世第一流人宣王可謂能任賢矣故吉甫作詩以美之因以慰勉山甫焉則者無過無不及之則即商書所云降衷也秉彞即所云若有恒性也可見至善之理惟不失其常而已仲山甫漢書杜欽傳以為

異姓之臣者是權德輿集以為魯獻公仲子非也羅泌路史有兩樊國一為泰伯仲雍後一據潛夫論以為慶姓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令色依于巧言常足以敗德令色依于嘉則適足以彰德則即物則之則儀既令矣又威儀是力者時時檢攝惟恐慢易之心入之也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胡雙湖曰命之善者宣出之不善者繳納之如後世封還詞頭之類如以出為宣命納為復命不過一奉行之任何足稱道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明其若否中亦有若則出否則納之意非徒奉行已

也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不茹不吐見山甫大公至正之心柔亦不茹非以其柔故昵之也剛亦不吐非以其剛故仇之也柔嘉有則則雖令儀令色原與胡廣趙戒之依阿者不同矣剛柔一視則雖不侮不畏原與李膺張儉之憤激者不同矣所以為王者之佐而任天下之重也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德輶如毛荀子引之以為財物貨寶以大為重政教功名反是能積微者速成是如毛者至微之義鮮克舉者言其渺忽而難執也此解與中庸合于詩義亦通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韓奕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懈虔共爾位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

序曰尹甫甫美宣王也黄東發曰謝衛武關以制荆韓扞臨晉以制狄皆天下形勝故宣王中興特著二

詩焉按詩中絶無一語及韓侯才能惟因蹶父相攸

點綴物産之盛以見嗣續之際不替家聲百蠻雖悍

莫敢侵擾其地以得保有樂土也此雖大雅而嘔藉

波瀾饒有風人之致矣

何大復云梁山在今陝西韓城郃陽兩縣之界非太

王遷邠所踰之梁山也按韓國既因百蠻不應近在

梁山梁山之南有韓距周都不五百里盖韓侯之采

邑也在漢爲内史地漢因周都也不易言任之專信

之篤也

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玄袞赤舄鉤膺鏤錫鞹鞃淺幭鞗革金厄

何玄子曰首章是初受封時此章則既封後而復入覲之事也介圭即鎮圭也申伯奉王命以鎮撫南土則有介圭之錫韓侯奉王命以鎮撫北國則亦有介圭之錫可知今以比功入覲故執之以還報天子也

淑旂交龍為旂考工記曰龍旂九斿象大火也大火東方蒼龍之宿故月令春載青旂所以迎東方之淑氣因謂之淑旂耳周禮巾車之職云大旂以賔以封同姓大赤以朝以封異姓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大麾以田以封蕃國韓固武之穆也故錫以旂王制曰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故鄭氏注明堂位謂夏后之綏即巾車之大麾以田者是韓侯有追貊之錫而責以貔皮之獻故大旂之外特加大麾以

彰異數也其章即謂綏之旒縿亦若爾雅所云旃之因章也舊註謂旂亦有旄故曰綏章考之爾雅注旄首曰旌有鈴曰旂是旂未嘗有旄也衮者禮服之通稱詳采菽篇周禮巾車之文玉路錫以祀韓侯有錫此異數也幭孔疏云與𧞤䄙同義玉藻羔𧞤鹿𧞤周禮巾車犬䄙豻䄙皆以有毛之皮為之按淺幭者虎夏皮也如巾車所云鹿淺幭是也爾雅虎淺毛謂之虦貓則虎之不皆淺毛明矣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炰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有且侯氏燕胥

屠註中或曰即杜為是按檀弓晉平公飲酒杜蕢自外入左傳作屠蒯是屠與杜通也漢曰杜陵在今陜西鄠縣韓在北而南行者時將親迎意蹶里必在南也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

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爾雅男子謂姊妹之子為出然猗嗟之詩稱甥蓋謂我舅者吾謂之甥也箋說得之呂東萊曰古者任遇方面之臣既盡其禮復恤其私使之內外光顯故能展布自竭詩美錫命因道取妻其意在此而王室尊安人情服樂亦在其中矣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韓姞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

川澤訏訏魴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姞燕譽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皮赤豹黄羆

百蠻即周禮所云蠻服蓋夷狄之通稱伯州伯也韓之先世嘗受此職故因之也爾雅貔白狐郭璞云一名執夷虎豹之屬山海經泰山多赤豹逸周書王會

篇東胡黃羆何元子曰豹取赤羆取黃當是各取其美者輔漢卿曰猛獸韓國所富有故今貢其皮不强責其所無也陳氏曰不知封國所由則無以作其忠不知世業所在則無以教之孝故推本言之

江漢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序曰尹吉甫美宣王也以此與常武之詩參之淮南

淮北二師必一時並舉使不得相救以成其功故吉甫述王之意歸功穆公而穆公不敢自居歸功于王也

後漢書曰夷有九種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自殷武乙衰敝東夷浸盛遂分遷淮岱漸居中土

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周時淮夷最難服成王初年同三監以叛其後又同奄國以叛伯禽受封又同徐戎以叛厲王中衰四夷交侵宣王既伐玁狁威蠻荆而淮夷猶未附至于六師親討又命皇父命名虎南北並進而後淮夷平四方亦平則未平之時四方皆亂可知此江漢常武所以為宣王之大功而繫之大雅也何玄子曰四方近淮夷之四方旁小國也經營兼伐叛柗携二意江漢之滸王命名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

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南海即江淮所入之海以其在南故謂之南海左傳

楚子曰寡人處南海是也

王命名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名公維翰無曰予小子

名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古者事功必出于天性故其為事功也可大而可久

一名公是似自名祖命亦感之以天性之不容已者而

已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
名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秬鬯釀秬為酒和以鬱金其氣芬香條鬯故謂之秬
鬯亦曰鬱鬯告于文人鄭箋云使以祭告其先祖諸
有德美見記者按周書文侯之命曰追孝于前文人
是謂文侯之祖則此詩義亦當然于周受命諸解皆
云受策命于岐周豈京師不足為重而必以岐周寵
異之乎若云岐有别廟故錫命于此則太廟在京即

文王之廟亦在豐何必越豐而適岐也所云周者盖對燕國而言受命謂受所命之地也言其地不在燕國之界即于王畿之内而受所命耳自名祖命謂名公受命文武原有采地于周因以益其封也王制云方伯為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于天子之縣内視元士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名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作廟器以示子孫使世世惟名公是似是名公所以
成其終也故曰作名公考
常武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
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序曰名穆公美宣王也美其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
為戒焉按竹書宣王六年名穆公帥師伐淮夷王帥
師伐徐戎皇父休父從王歸自伐徐錫名穆公命其

為一時並發無疑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程伯休父楚語云重黎之後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為司馬徐古徐子國嬴姓伯翳之後俗流于夷周初嘗挾淮夷以叛費誓謂之徐戎後漢書亦云徐夷僭號率九夷以伐宗周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以此觀之則徐之倔强非一日矣偃雖

走死其國猶負固至春秋時乃為齊吳楚三國所爭則此詩之徐國即為徐子之國明矣意其時淮南淮北諸夷素服屬于徐國厲王無道徐復倡亂即以王師征之急則越淮浮海王師受其疲困緩則鴟張烏合南國受其憑陵故宣王自將皇父之師直抵徐方以擣其穴命休父之師出迂道而循淮浦以先截其奔路又命名穆公之師出淮南以伐其交絶其應援于是醜虜就執其君俛首來庭徐自此漸弱不敢復

叛則惟此之役有以大創之耳三事即擣穴截奔伐交之三事也就緒謂布置已定虜已在吾目中迅速行之可矣名公別為一師故不自列其事以為功而以此一語概之徐國在今直隸鳳陽府泗州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徐元扈曰積衰之後奮起而立功真是威靈氣燄足以動人故曰赫赫明明又曰赫赫業業繹騷謂自近

及遠相繼擾動也震驚徐方謂吾揚先聲以奪其心

徐方震驚謂徐人望銳氣而喪其魄也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濆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徐人震驚勢必越淮南竄故王師奮武而追之至于淮濆與休父之師會其師衆盛故曰鋪敦徐在淮北王師從西北來休父自淮而及徐其迂道可知王自徐而至淮其直㧍可知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此下二章總是贊美之辭濯征謂舊染淮夷惡俗一征而洗濯之有咸與維新之意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叛而伐之服而舍之王道蕩蕩非仇徐方也惠南國耳

瞻卬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賊蟊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

序曰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何玄子曰蟊賊賊自外至以比虢石父輩蟊疾疾自內生則指褒姒耳按蟊賊蟊疾以蠹國言罪罟不收以罔民言靡有夷屆言靡定者終靡定也靡有夷瘳言其瘵者日益瘵也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

顛倒刑法祇以濟其貪謀小人非有意于淫刑也而其勢不得不然遂使禍亂由之以起向之土田人民亦同歸于盡耳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梟為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鄭肇敏曰周禮寺人掌女官之戒其酒人漿人籩人

醢人舂人槀人之屬皆與女奚為類内司服縫人至與女御女工共事則其相倚為奸利固易易耳故言婦而兼及寺也

鞫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為慝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鞫人鞫人之罪也忮忒務為殘刻不遵法律也譖誣妄也極盡也誣人以罪而其實竟與之相反跡其刑威亦已甚矣豈曰猶有未盡而又何用益為惡乎君

子指在高位而號為君子者君子與知利市婦人與知公事是賄賂公行交通內外也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婦人干政必借權于奄寺奄寺作威必藉力于羣小羣小貪利必啓釁于夷狄此其氣固有以相名而其事亦有以相因也舍爾介狄者積薪之厝火也維予胥忌者毒藥之苦口也小人之譖君子常以面折廷

諍指為侮慢朝廷謂朝廷所以不尊而奸究得以窺伺者皆由于此是以敢于殺君子而置介狄于不問也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觱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徐元扈曰寧自今矣蓋自初進褒姒之時已憂之如

史蘇譏女戎之亂晉也按易之姤卦一陰始生而聖人已有女壯之戒故曰禮之用惟婚姻為兢兢思皇祖之所以興者由于關雎之化則知今日之所以救亡者在于遠色而貴德矣

名旻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序曰凡伯刺幽王大壞也陳止齋曰周南係于周公召南係于召公豈非化之盛者必有待于二公也風

之終係以幽雅之終係以名旻豈非化之衰者必有思乎二公也

前言卒荒末言日蹙大抵天灾人事相為感名也洪範咎徵必有事應但不如後人之分疏耳

天降罪罟蟊賊内訌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

鄭箋曰昏椓皆奄人也孔疏昏與閽通月令仲冬命奄尹謹門閭是閽人者奄為之也椓宫刑也吕刑篇爰始淫為劓刵椓黥是也靡共謂不能供其分内之

職業也孔又云奄人防守門閤親近人主凡庸之君以其少小貫習朝夕給使顧訪無猜憚之心恩狎有可說之色且其久處宮掖頗曉舊章常近床第探知主意或乃色和貌厚挾術懷奸或乃捷對敏才飾巧亂實于是邪正並行情貌相越遂能迷罔視聽謂其智足匡時忠能輔國信而使之親而任之國之滅亡多由此作

臯臯訿訿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貶

左傳哀二十一年齊人責魯之不答禮曰魯人之皐

是亦頑慢之義瑱與陳通故訓久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

潰茂之潰如小旻不潰于成之潰如旱草言民之饑

饉也苴毛傳曰水中浮草草棲水中不可以久如棲

苴言民之流亡也項容齋曰水之潰者横暴而肆出

故怒之甚者曰潰怒遂之甚者曰潰遂亂之甚者曰

潰亂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兹彼疏斯粺胡不自替職兄斯引

何玄子曰九章粟米之法糲十粺九鑿八侍御七曰疏曰粺言相去不遠也曰彼曰斯就小人中强分别之鄒肇敏曰兄況通晉語云衆況厚之況固其謀況者益也言胡不自替而專務益相援引乎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烖我躬

溥斯害者小人溥之也兄與上同言小人廣播其害

專務日益弘大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

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人窮則思返本復始此亦人之常情也返之而得其本復之而得其始自可以挽其末流瞻卬動之以法祖此詩動之以用舊皆此義也

讀詩畧記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讀詩略記卷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　鈴

校對官編修臣卬庭澄

謄録監生臣汪名達

讀詩畧記卷六

明　朱朝瑛　撰

周頌

倪氏曰周頌多不叶韻未詳其說朱子言一唱三歎者一人唱之三人和之如今人換歌之類盖每句而四人歌之則成四句已似一章句末一字自然成韻

清廟之什

清廟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序曰祀文王也諸侯來朝率之以祀故作此詩而歌之于廟何玄子以為明堂宗祀所歌亦非無據之說蔡氏獨斷他序皆無所載獨載周頌之序而周頌之序又不著其詩之所自作第述其歌之所用如此序曰祀文王而獨斷曰祀文王之所歌則此為歌詩者

之例蓋樂工之所傳而非作詩者之序明矣夫歌者之所施與作者之所指不可得而同也即清廟一詩或用之于大嘗禘其說在祭統矣或用之于養老其說在文王世子矣或用之于兩君相見其說在仲尼燕居矣或用之于祀周公其說在明堂位矣周之盛時猶難盡泥況在末世相沿而益謬者其于作者之指不大有逕庭乎是歌者之例必不可以為作者之序也而周頌之序乃與獨斷所載無異者大抵周頌

之序與樂工之所傳者相亂而後人遂竄易之觀桓之序可見是非錯出固不足為據如昊天有成命本祀成王之詩而後世或用之于祀天地遂以為祀天地之詩雝本祀文王之詩而後世或用之以禘大祖遂以為禘大祖之詩毛鄭諸子守殘襲舛不察其非又强為之辭非晦翁卓識其孰能定之至于魯頌商頌則用之者少故其序未至于傳訛而晦翁亦併疑之後學未敢以為然

何玄子曰清廟即明堂之大廟周人祀上帝而以文王配之者左傳曰清廟茅屋而大戴禮言明堂以茅蓋屋是其證也不顯不承通作丕顯丕承張元岵曰所謂顯承者不言其豐功偉德不過曰無斁則吾人于倫常之際欲盡善盡美亦不必求之高遠矣

維天之命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序曰太平告文王也嚴華谷曰成功告神必言子孫勉力保守以慰祖考之意故此詩曰曾孫篤之天作曰子孫保之鄒肇敏曰天與文王並稱此謂配帝之樂歌乎何玄子曰此亦清廟之詩良是升歌固不止一篇也

晦翁初本曰假大也溢盈而被于物也言文王之德大而被及于我我既受之矣後據左傳改之按詩中之語相類者多左傳所引未必即此當以初本為正

維清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序曰奏象舞也此亦祀文王之詩何玄子曰此亦清廟之詩合樂而舞則歌之故以為奏象舞墨子曰武王事成功立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也則文王武王之樂皆名象矣象文王之功而作樂其曲名曰象其舞亦名曰象故左傳曰舞象箾南籥自象其功而作樂其曲名曰象其舞則名曰大武故禮記曰

下管象舞大武管以節舞其曲與舞相應歌以導舞其詩不必與舞相蒙也祀文王則舞象而歌此詩此詩非為舞象作也祀武王則舞大武而歌武武之詩亦非為舞武作也樂人識其所用而流傳既久遂至篡詩序而易之然此猶未離乎祀文武則取之以存古制可也

緝熈是文王一生學問心法即是治法名諱曰禋于文王武王大田曰來方禋祀是禋者祀之通稱不必

祭天乃稱禋也肇禋謂始祀文王猶言自文王歿後也迄用有成謂至于今用文王之典以治天下而成王業也是鳳鳥河圖之類非禎而文王之典乃周家之禎也

烈文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序曰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郝楚望曰此諸侯猶多盟津之諸侯故嘉廸功戒勿忘先王也

郝楚望曰錫兹祉福謂辟公夾輔先王克定大業今日祉福皆辟公之錫也繼序謂嗣為天子也皇大也言汝能念此夾輔之功不自失墜即我之繼序亦賴以昌大也陸璣曰國安由萬邦之思治主尊賴羣后之圖身即此意也前王不忘言前王能訓能刑吾為子孫與爾為臣皆蒙其庇不可忘也

天作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集傳曰祀大王是也此詩雖兼咏文王然詳其語意實歸重大王序以為祀先王先公者當時有所通用而非作詩之本旨也或以為祀岐山之詩則不宜歸功于人矣

作興起也治荒曰荒兩彼彼岐山也徂作岨後漢西

南夷傳引此詩傳曰岐道雖僻而人不逺是徂訓僻也彼徂矣岐為句猶論語觧矣仁也言天欲興起岐山而大王啟闢荆榛岐山果有興起之勢矣文王因之以安輯而險僻之岐山遂成蕩蕩平平之大道此誰創造之功子孫可忽之耶

昊天有成命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熈單厥心肆其靖之

集傳曰祀成王是也序以為郊祀天地者周人郊祀所歌或通用之耳祀地于社不得兼天祀天于郊有時兼地蓋尊者可以統卑也故曰郊祀天地亦非無據之説後人因此遂謂天地之祭必合則誤矣謂合祭天地而歌此詩則誤而又誤矣成王之為王誦甚明雖微國語亦曉然可知也韋昭更强國語以從鄭箋亦太悍矣賈誼新書引此詩而釋之曰成王者武王之子文王之孫即毛傳亦不釋成王必以成王為

王誦故不須釋也是康成以前無不以此詩為祀成王者

我將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序曰祀文王于明堂也孝經云昔者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晦翁曰為壇而祭謂之天祭于屋

下而以神祇事之謂之帝鄭氏以為大饗五帝者非也周禮小宗伯之職曰兆五帝于四郊不于明堂也故詩中所指亦曰維天而已總之一天以四時之氣神而言之則為五帝馬貴與曰五帝為五行之主而在天猶五嶽為五方之鎮而在地也五帝不出于天之外而謂五帝即昊天不可五嶽不出于地之外而謂五嶽即后土不可也陳用之曰五帝與昊天同稱帝不同稱天猶諸侯與天子同稱君不同稱王也王

肅以為有昊天之祀而無五帝固非也蘇子由乃援秦漢五畤之制以為天果有六天鄭氏之説為不謬何其陋哉

冬至祭天以報始故牲用犢季秋享帝以報成故牲備太牢季彭山泥用特之説以羊為實柴之羊據周禮羊人之職凡積共其羊牲也則羊不當與牛並設而下云右之是實柴之羊與牛並設于左矣不可通也何丕子曰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盖主

周公尊文王而言也文王有盛德宜享此盛禮不然則盛德亦遏佚而不彰以此論孝故孝莫加焉王炎曰明堂以享帝則非郊以享親則非廟夏商所未有而周始為之蓋周之王業實成于文王故武王之伐商也誓于孟津誓于牧野其伐商而歸也告于羣后無不以文王為言者配天于郊則不可以二大祖之尊烝嘗于廟則不足以明文王之德宗祀明堂以配上帝此義之所當然禮之所自起非厚于其禰也

時邁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序曰巡守祭告柴望也不言朝會者言巡所守則朝會在其中國語以為周文公之頌左傳則云武王克商而作觀詩中兩稱允王必非天子自道矣黄泰泉曰詩有時邁書有武成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此懷柔

之實也昭我周王天休震動此震疊之實也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此式序之實也歸馬放牛此非載戢載櫜之意乎建官位事重民五教惇信明義崇德報功此非懿德以保之乎

錢長玉曰應天時行故曰時邁李彭山曰右序有周猶曰歷數在躬也蓋天命所右次序及之之意按疊字本作曡說文云從三日從宜揚雄說古理官決罪三日得其宜乃行之亡新以三日太盛改從田因有決

罪行刑之義故訓為懼明昭有周張元岵曰煥然一新之象

執競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禄來反

序曰祀武王也此為昭王以後之詩祀武王而頌及成康猶天作之詩祀大王而頌及文王語意輕重較

然分別盖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四十餘年不用
至于昭王之時周人念武王貽謀燕翼之功以前此
樂章有所未悉故更為此詩歌以祀之頌及成康者
正所以頌武王之燕貽也文公以為成康與武王合
祀則無此典列朱克升疑為祭武世室而配以成康
亦憑臆揣摹絕無稽據何元子又援國語日祭之文
劉歆章昭日祭祖禰之說謂此詩為昭王日祭之詩
成為祖康為禰日上食則歌之漢唐陵園猶存遺制

蓋祭于寢以為嘗新之禮也詩為成康而作以武王發端者原有天下所自始耳其說頗詳然考之古制祖禰自各有廟亦各有寢即有日祭之禮不得合饗也况祭義曰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即漢唐上食止于園寢不及大廟若在周時未有園寢之制將上食于何所文公以為日祭之禮乃既葬以後主未祔廟而復寢者猶日上食如未葬時即左傳所云祔而作主特祀于主者杜氏謂祀于寢寢者殯宮也如

此則三年喪畢奉主于廟即不得有日上食之禮矣安得並祀祖禰若謂月令嘗新隨時可薦是為日祭則又槩諸寢廟不止于祖禰也始知劉韋之說特以漢唐故事推附于古耳未可據此以釋詩而合饗之無據者又不必言矣

武王始為天子而有天下詩稱上帝是皇奄有四方不屬武王而屬之成康者歴觀三代以迄于今繼世以後必有變更他不具論即夏商之再世甚則有太

康之遊田不甚則有太甲之顛覆天命人心之去留亦幾岌岌矣獨至周家歷成而康皆有盛德為上帝之所寵佑四方之所歸附于此見武王之積厚流光邁越千古也斤斤者禮樂刑政燦然明辨之意蓋斤為斧屬以其善斷故借為明義何玄子曰八音中獨舉鐘鼓磬筦者亦可見其與大祭祀不同故于音有所不備夫賦詩與記禮不同豈必一一備舉那之詩亦止言鐘鼓磬管豈非大祭祀耶孔氏云喤喤將將

傳言和集謂與諸聲相和與諸樂合集也喤漢書說文俱作鍠將漢書作鏘說文作蹡穰穰稠峜也簡簡濶大也

思文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序曰后稷配天也國語以為周文公作

極者大中至正之德天下之大本也易曰易有太極

書曰皇建其有極周禮曰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其義一也郝楚望曰冬至郊祀惟二麥生焉易所謂復見天地之心者也春秋無麥則書亦綦重矣故郊禝特舉之

臣工之什

臣工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

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

此祈穀而戒農事也鄒肇敏以為耕藉之詩近之矣月令天子以孟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躬耕帝藉此詩之作盖即其事也周家以力農開國或諸侯來朝而歸即歌此詩以遣之使知王朝之本務故蔡氏獨斷以為諸侯助祭遣于廟之所歌而序詩者以為此詩所由作則非也肇敏曰以畀告尊不敢斥言則呼其下執事以君訓臣何必呼保介而告之按篇

中稱上帝稱康年其為祈穀之事明甚而保介之微亦惟耕籍得以上親天子也

敬在公者敬農事也周語務農之時無有求利于其官以干農功是也釐爾成謂紀農協功及時趨事之成法令復申飭而頒之也咨茹謂土宜不同風氣不一調停纖悉之間不可不詳審也保介酒誥云農夫若保故農官以保稱介者副也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者天子所御雜于農官

謂之參保介之御而以耒耜措其閒也暮春即夏正之孟春也家語啓蟄之月祈穀于上帝左傳亦云啓蟄而郊杜預注云建寅之月蓋即月令蟄蟲始振之侯也如何新畬即咨茹之實古天子究心農事不若後世祈穀藉田踵行故事而已孟春來牟已長故曰將受迄用康年此郊而受釐致其頌禱之語因以命衆人而鼓舞之也毛傳錢銚銚音七遥反即今之鍬一謂之鍤

噫嘻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此戒農官于廟也竹書康王三年吉禘于先王申戒農官告于廟此詩所繇作乎告于廟者重其事也序曰春夏祈穀于上帝明是通用此以為樂歌非其本指矣

昭假昭明感格于臣庶也與烝民昭假于下義同三

十里者周禮小司徒井牧之法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則是都者方三十二里凡一千二十四井九千二百一十六夫此詩指一都而舉其成數故曰三十里曰十千維耦非謂一川之衆也鄉遂之制別之為都其井邑之界與鄉遂之比閭鄰里參錯相制耳至于分田則無不井授者考工記匠人為溝洫九夫為井井間有溝自井地言之也遂人夫間有遂十夫有溝兼疆埸餘地

及菜田畸零之數以準一夫之地也說見周禮略記以此推之其袤十井則九十夫而謂之百夫其袤百井則九百夫而謂之千夫為洫為澮與匠人之十里百里未甞不齊特匠人舉其方廣而遂人舉其徑袤也則萬夫為川亦徑袤之數若縱横相積即為方千里之畿與一都之地殊相遠矣故曰川上有路以達乎畿畿者千里之限也鄭康成不達斯旨乃謂采地制井田鄉遂制溝洫夫中外貢助之分則有之溝洫

之與井田豈有異乎但井邑以定賦稅或越溝洫以為疆而比閭鄰里以備卒伍又割井邑以為屬所以啟後人之疑而不知其總歸于井田也

振鷺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序曰二王之後來助祭也何玄子曰此助祭于祖廟而先習射于澤宮故周人作詩以美之禮射義云天

子將祭先習射于澤而後射于射宮射中者得與于祭不中者不得與于祭此詩言西雝雝者天子之辟雝正澤宮也

錢長玉曰為勝國之遺易起猜嫌在革命之際易生厭薄故以無惡無斁美之

豐年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集傳曰祀田祖先農之屬是也何玄子曰孟冬蜡祭也郊特牲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蜡祭惟年豐有之非若他祭不問豐凶其禮不廢此詩特以豐年降福為言非蜡而何其辨確矣序以為秋冬報者亦識其樂歌所通用耳故但著其報之之時不著其所報之神

億秭之解諸說不同大抵古人制名隨時變易惟風

俗通謂千生萬萬生億億生兆兆生京京生秭則億者十萬秭者萬萬也其說較詳必有所據矣烝畀祖妣即月令所云臘先祖也洽百禮如周禮大司樂所致諸物及諸神示郊特牲先嗇司嗇以及貓虎坊庸皆蜡祭也詳郊特牲畧記

有瞽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

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序曰始作樂而合乎祖也何𤣥子以為合乎祖者祫祭之謂若始合樂則無助祭之事張元岵曰此詩不言祖功宗德亦不及祭時品物第言樂官樂器樂聲則序所云合乎祖者乃合樂也與祫祭無涉按月令季春大合樂此非朝會之時誠不得有助祭而稱我客者然竹書武王十二年作大武樂此詩之作必于其既成也新朝厎事煥然改觀原與月令之尋常合

樂者不同將以昭一代之創制而革天下之陋風則必于諸侯朝會之時合之于祖廟助祭之事又何足疑

孔疏云樹羽即明堂位所謂周之璧翣田當從鄭為小鼓儀禮大射有朔鼙應鼙周禮太師有擊柎有鼓𪔂小師亦有擊柎有鼓應小鼓常兼用大鼓止用其一而已但𪔂與朔柎未知何者為田耳何玄子曰縣鼓路鼓也周禮鼓人以路鼓鼓鬼享陳音之曰樂

記六成復綴以崇天子戾止觀成得非所以崇天子

之意與

潛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鰋鯉以享以祀以

介景福

此季冬嘗魚而作春薦鮪亦通用之魯語里革曰古

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

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季彭山曰冬月魚

潛性定而肥若春薦鮪之時魚已不潛與詩意不合矣或云季冬不得有鮪今訪之産鮪之地四時皆有但以春時大至耳陸璣云河南鞏縣東北崖上山腹有穴舊云此穴與江湖通鮪從此穴來北入河西上龍門入漆沮是漆沮為鮪所從出也鱣即鮪類而背有甲者今謂之帶甲鱘鱑魚若後漢書楊震傳所云冠雀啣鱣則鱓也非鱣也

雎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集傳曰祭文王是也黄泰泉曰此為武王祭文王而徹俎之詩後通用于他廟故序以為禘大祖晦翁辨之詳矣嚴氏引法以為皇考者祖父之通稱何玄子云皇考果為祖即當以孝孫對言不得稱孝子也

穆穆祭義所云慤善不違身耳目不違心思慮不違親結諸心形諸色者是也假即奏假之假庶幾來格以綏予也合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而如懼弗及孝子之志深矣李迂仲曰穆王名滿後世有王孫滿襄王名鄭當時有衛侯鄭孔子作春秋匡王名班而書曹伯班簡王名夷而書晉侯夷吾皆未嘗諱所謂諱者如書稱惟爾元孫某不敢直斥其名而已

載見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熈于純嘏

序曰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辟王初立故來求厥章其爲始見可知時成王免喪年已十六矣朝諸侯而率以見廟亦事之固然無足疑者孔氏狃于明堂位周公踐阼之說謂此詩作于七年歸政之後者妄也

央通作鉠集韻鉠鈴聲鶬說文作瑲玉聲也謂鞗革

當鸞鑣之間瑲然之聲若出鞗革也何玄子曰率見昭考所云寧神莫大乎四表之歡心也以孝以享内盡志外盡物也晦翁云昭穆之分是始封以下入廟之時便有定次後雖百世不復移易盖祔昭則羣昭皆動而穆不移祔穆則羣穆皆動而昭不移也

有客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

淫威降福孔夷

序曰微子來見祖廟也詞雖頌客而告之于廟故末云降福言神降之福也

萋且文章貌卉木萋萋蔓豆有且皆言其盛也敦通作彫敦琢猶琢磨謂造就之也郝楚望云淫威謂誅紂討武庚也按周書多士篇云誕淫厥佚罔顧于天顯民祗惟時上帝不保降若玆大喪此即淫威之意既有淫人之罰必有善人之福故曰甚易也王明逸

云自後世論之懲管蔡事鮮不疑同姓懲武庚事鮮有能善處前代後者周家則不然管蔡敗而並建親賢以屏藩周者為益盛武庚敗而建微子于上公其待遇為益加此周德之至也

武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此頌武王之樂歌序曰奏大武左傳亦以此為武之

卒章賚為第三章桓為第六章當時或歌此數詩以
導舞以振舞非此數詩為舞大舞而作也武王自象
其功而作武樂周公又作詩為之樂章將舞則歌舞
終又歌若此詩則其舞終所歌也故左傳曰武王克
商作武謂武樂也其曰卒章自謂歌詩也文辭簡畧
若以此詩亦為武王所作耳然則武王作樂有舞而
無歌乎曰有之皆歸美于文王必不自頌此詩篇中
頌及文王亦猶武王之遺意也竹書載武王十二年

作大武樂與左傳合

黄才伯曰天作頌大王而下及文王武頌武王而上及文王盖大王之功非文王無以底于成武王之功非文王無以肇其始也按允文即周書所云㣲柔懿恭懐保恵鮮是也遏劉定功武王所以成其文也

閔予小子之什

閔予小子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

兹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序曰嗣王朝于廟也集傳以為免喪始朝者是矣武王念文王故成王亦不忍忘文武繼序者非徒繼其相承之治統亦繼其相傳之心法也

訪落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

皇考以保明其身

序曰嗣王謀于廟也

郝仲輿曰落始也草木實落始生故謂始為落艾終也艾老則刈故謂終為艾張元岵曰大甲復辟伊訓惟曰率祖奉先率時昭考是成王一生主意宜其享有太平也紹庭謂繼述其道于廟庭之中而上下求之也上而求之則見其陟于家矣下而求之則見其降于家矣此即武王之所以念文王者而以之紹武

也

敬之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玆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視我顯德行

序曰羣臣進戒嗣王也孔氏曰成王朝廟與羣臣謀事羣臣因而進戒詩人述之以著成王之能受也

敬者合乎内外動靜經權常變之道文王敬止武王

敬勝此一代之家法亦萬世學者之準的也學者言格致而不言敬則格致為支離矣言易簡而不言敬則易簡為踈脫矣不聰敬止言我雖不聰亦嘗夙夜敬止也曰顯德行是明明可見諸施行者非徒影響之見也緝熙已見大雅文王篇

小毖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序曰嗣王求助也盖懲管蔡之事而求助也劉公瑾曰不以蜂為小而使之則無辛螫之患矣不以桃蟲為小而信之則無拚飛之患矣篇名小毖其意深矣此與宗廟之事絶不相涉而亦列于頌者盖後人所述以著其德也二雅之稱述功徳者多矣不得為頌者音律自有不同故雅頌之得所不曰詩正而曰樂正也

拚飛有盤舞空中之勢故曰大鳥張子厚曰猶言初

為鼠後為虎不必謂化鵰也

載芟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畧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麃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此春祈社稷也序之耤田疑衍文詩中無此意郝楚望曰邦家之光胡考之寧振古如兹皆祈之之辭也與良耜卒章異此據古以祈之彼續古以報之

芟作是新闢之田蓋古者授田有一易再易故也耕耘二者農夫之大要也先舉其大要而後乃次第其始末鄭氏以此耘在播穀之前故云耘除其根株然耕既澤澤矣豈猶有根株未盡待千耦之耘乎故集註初本亦從鄭說後以為未當改之以謂閒民孔氏

曰太平之世得有閒民者人之才度等級不同自有不能存立為人所役者望人順而任之故周禮列于九職以此觀之則井田之法雖盛世亦有不能盡通者要在因物制宜而已麃通作藨爾雅云猋藨芀疏云華秀名也姚承庵曰今吳楚之人以苗初放華為放麃據上文之序推之良是若耘之事則前已言之矣朱備萬曰飶香椒馨皆酒醴芬芳之氣也郝仲輿曰振古如茲謂豐年之慶自古如此惟神降康弗替

引之可也

良耜

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此蓋冬報社稷也月令孟冬祠于公社祀社必及稷

矣序以為秋報或通歌此詩耳孔仲達云百室盈婦子寧此乃場功畢入十月以後之事也鄭康成以月令天宗公社謂即周禮之蜡祭按郊特牲天子大蜡八而貓虎坊庸皆其細者則其大者或在天宗公社之類未可知也故周禮國祭蜡以息老物郊特牲黄衣黄冠而祭息田夫也而月令孟冬亦云勞農以休息之則郊特牲之十二月蓋周正與

趙說文云趨也蓋急疾意鵙鳥曰伯趙亦以聲之鵙

鵙然急疾也荼通作蒤爾雅云蒤委葉又云蒤虎杖

按本草虎杖狀似大馬蓼今與蓼並稱當是虎杖矣

季彭山曰禮天子祭社稷用太牢諸侯則少牢此云犉牡則當為王者之詩不得為豳頌也

絲衣

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此蜡祭而飲酒也郊特牲蜡有二祭送終之祭皮弁

素服息民之祭黄衣黄冠此曰絲衣其紑又曰載弁則為蜡祭之送終明矣若他祭無用此者禮運云孔子與于蜡賔是蜡祭有主賔飲酒之禮也若周禮黨正之職曰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此又異日之事非其事也序曰繹賔尸者後世通用之耳至高子以為靈星之尸而何玄子因月令孟冬有祈年天宗之文引以証之謂靈星即天之一宗然天宗之祭不止于靈星而靈星之祭亦何得以素

服所謂素服者曰送終蓋為百種返土而言耳于靈星何所取義乎詳郊特牲畧記

絲衣說文作素衣紑白鮮衣皃爾雅云圜弇上謂之鼒蓋鼎之小口者吳陸氏釋文云說文作吳今按說文吳大言也並無吳字亦無話音徐鍇引詩深闢改吳作吳之謬何玄子曰兕觥以下是方祭時主人與尸賓獻酢旅酬之禮也

酌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
蹻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序曰告成大武也此頌武王大武之功所以告成者
在乎能養晦以俟時故名之曰酌以示後人因歌之
以導舞遂以為舞名而此詩實不為舞作也純熙謂
紂惡貫盈周德日盛也爾公言無私之心也無私故
能與時偕行而可以為後世法也
桓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閒之

序曰武志也此頌武王克商志在安民非利天下也此作詩之本旨序得之矣而先之曰講武類禡者晦翁以為後世或取其義用之于其事者是也後之序詩者不暇審詳因而並記之蔡氏獨斷但云講武類禡之所歌不言武志則獨斷所記皆歌者之所施而非詩之本旨明矣序言武志復列篇名與上文明分

兩條是歌詩之例竄入古序之一証也

天命匪解即于屢豐年見之桓桓之武王而能保有厥士者惟此非富天下之志也此志可以格天豈不足以感厥士而謂君臣之間尚有嫌忌乎後世鐘室之禍不必言即杯酒釋兵其志疑矣非所以位天德而祈永命也皇以間之言君天下以代天理民也若云代商則之字文義不屬間訓代者多方云有邦間之與此同義

賚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序曰大封于廟也以前後諸篇例之詩中稱我當為周公所追述非武王自作也

我徂維求定言我之心與俱往惟求天下之安定而已於繹思言當體念文王之勤盖將以安定天下非徒樹一已之恩私也

般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

序曰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孔仲達曰般詩者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之樂歌也謂武王既定天下巡行諸侯所守之土祭祀四嶽河海之神神皆享其祭祀降之福助至周公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述其事而作此焉經無般字序又說其名篇之意般樂也為天下所

美樂蘇子由曰般遊也曹純老曰說文云般旋也象舟之旋從舟從殳殳所以旋也今名篇曰般取盤旋之義巡守而徧乎四嶽所謂盤旋也郝楚望曰天子巡守按節徐行故謂之般按篇末三句明言朝會序不之及者言巡所守則朝會在其中矣此詩與時邁同旨但時邁作于大告武成之時此為五載巡守之常周公追頌其事耳竹書武王十五年初守方嶽蓋克商之第四年也

何玄子曰爾雅云巒山曰墮說文云山之墮墮者公羊傳謂山川有能潤於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此望祀之所以及于墮山也陟其高山燔柴以祭天也郊特牲云天子適四方先柴禮器云因名山升中於天墮山二句望秩以祀山川也按允猶翕河言山川效靈果然泛河水之安流以遍于四嶽也裒時之對如修五禮輯五瑞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之類

魯頌

成王賜周公以天子之樂者謂夫升歌清廟下管象武之類耳此其事近于僭成王之賜止于周公亦未為失而後世用之羣廟故孔子非之若子孫自頌其祖臣子自頌其君請命天子為之樂章亦猶作器勒銘以揚休命是豈干名越分之事但所頌者僖公非甚盛德恐未足以當此而夫子録之者亦以其所歌之事有先王禮樂教化之遺頌美之中不忘戒勉之

意也不列之于風者音律固有不同魯頌之不可以為風猶敬之小毖之篇不可以為雅也

駉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黄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

序曰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寛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于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頌

毛傳曰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今曰在坰之野者野為大名其逺者又别之為林為坰耳毛傳曰諸侯六閑馬四種良馬戎馬田馬駑馬也按周禮校人天子馬六種種戎齊道田駑諸侯不言其物傳言良馬蓋齊馬也齊以駕齋車戎以駕戎車田以駕田車駑以給使四者不可缺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有騂有騏以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才

何玄子曰思無期者言所思無期限也上言無疆言無一處之不到此言無期言無一息之不周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有駱有駵有雒以車繹繹思無斁思馬斯作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有騢有驔有魚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

爾雅馬兩目白魚而相馬之説曰馬目欲黄小而多白善驚畏故孔氏以此章為言驚馬然漢西域傳言

武帝所得駿馬有蒲稍龍文魚目汗血之名則相馬之說未足據也無邪即塞淵之義

有駜

有駜有駜駜彼乘黄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

序曰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古籍殘缺僖公之善事無所稽據左傳有事于太廟躋僖公夏父弗忌曰躋聖賢明也然則魯人之稱僖公為聖賢舊矣夙夜在

公鄒肇敏曰恪位著以勤其官而因舉迨暇之觴也

毛傳言臣有餘敬而君有餘惠也張元岵曰歲有有

穀親賢樂利之意溢于言外

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

飛鼓淵淵醉言歸于胥樂兮

有駜有駜駜彼乘駽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

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何玄子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歲歲有年家給

人足是即君子之享有天禄也

泮水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

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序曰頌僖公能修泮宫也言能修其學政也左傳僖

公十三年會于鹹為淮夷病杞也十六年會于淮為

淮夷病鄫也齊語桓公謂管仲曰吾欲南伐何主管

仲曰以魯為主淮夷在齊之南是伐淮夷之事魯主

之矣又曰東南有淫亂者萊莒徐夷一戰師服三十一國此雖齊桓之功魯必與有力焉曰淮夷攸服曰狄彼東南蓋實録也非溢詞也從霸國以征伐歸而策功飲至則各自以為功此亦人情之常而説者以十六年之役見止于齊為不足夸夫齊之所以止公為滅項也此特左氏之説耳公羊穀梁皆以滅項為齊事考之良是詳見春秋畧記左傳之説未足據以難詩序也魯臣請命于天子而作之故稱其君曰魯

侯尊天子也許魯齊引費誓以証此詩為頌伯禽似矣然頌伯禽何得畧周公而稱烈祖文王哉筏通作旆左傳成王分康叔以緒筏旃旌是也無小二句想見一時曠舉人情快睹之象其不見書于春秋者逸文也若魯人為長府齊人歸女樂皆不見于經傳其逸文固已多矣左傳載公五年登觀臺而書雲物則視學飲酒之禮亦必連類而舉行可知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

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易曰包蒙吉書曰敬敷五教在寛禮學記曰道而弗

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皆匪怒伊教之義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

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何玄子曰長道即泮宮中修明之禮教是也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

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

自求伊祜蓋自強之謂也僖公之功祿祿因人詩其
寓規于頌與韓詩外傳引此而釋之曰望人者不至
恃人者不久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
泮獻馘淑問如皐陶在泮獻囚
始作曰作改作亦曰作既作泮宮則受成有地而壯
猷出焉獻功有地而大義昭焉此服淮夷之本也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

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泮獻功

克廣德心者匪怒伊教之效也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式固爾猷蓋勉之也春秋書會鹹會淮城緣陵皆為淮夷也不以為魯功而錄此詩者以其頌不忘規也

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禹貢徐州淮夷蠙珠暨魚則龜象南金皆非淮夷所出緣其地近荆揚其人出没海島自應有此葢其俗之所貴者故獻之此則豫擬之詞以為固猷之明效大驗將必至于如此亦所以勉勸之也詳玩語氣既克自是已事卒獲自屬未然

閟宫

閟宫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穉

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纉禹之緒

序曰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齊語曰桓公南伐以魯為主反其侵地堂潛管子作常潛是常邑之復正在僖公之時春秋桓公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穀梁傳曰無田則無許可知矣不言許不與許也范甯注云明以許之田與鄭不與許邑也是許邑猶屬于魯周公之别廟在焉或久廢之後僖公復飭治之故曰

復也序獨舉此一語則此語為僖公之實事矣中間祝願之詞極其鋪張終以内治之實為之徵驗若曰此已有其根本耳雖有溢詞歸于體要詩之所以見録也

閟宫所以藏郊祀后稷之主閉而無事故曰閟宫祭統云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内祭則大嘗禘是也明堂位云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于天下命魯公

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又云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與上之祀周公殊不相蒙其間必有脫簡以祭統參之大柢成王之賜止于禘禮而郊禮則賜自康王明矣乃禮運篇述孔子非禮之譏以為周公其衰于是議者紛紛疑郊禘之賜不出于成康且以竹書呂覽史記稱魯惠公有使宰讓請郊廟之事如成康賜之何至惠公而復請其說信有據矣然明堂祭統

之文不足信而史記竹書呂覽顧足信耶夫成康之所賜者其禘非禘祭乃時祭而用禘禮也其郊非大郊乃春郊而祈穀也家語孔子告哀公曰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于天子蓋言其初也其後踵事增華浸淫僭溢至于日月之章十有二旒行以日至終而三望儼然天子之郊矣此孔子之所深譏要其始實未嘗有大郊之事而特托之乎祈穀耳夫郊者正祭也人臣不得而干之祈禱之事非正祭也以天子之

命爲之自無不可成康之賜魯公之受亦豈爲過此詩第曰龍旂非日月之章也第曰后帝不及三望也夫春秋僖公之郊左氏以爲常祀則是郊祀不始于僖公可知郊祀不始于僖公而春秋託始于此者以其後時不遵祈穀之制也夫可以後時而四月即可以先時而正月矣此詩之所以見録者盖以其未失時與毛傳依文詮義以下有姜嫄遂指閟宮爲姜嫄之廟不知其因后稷而遡及姜嫄也康成因之以誤

釋周禮千古相傳謂周獨祀姜嫄天下豈有無父之人哉余别有辨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届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

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

龍旂承祀蕭郊廟言之皇祖即指周公

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祭統云大嘗禘明堂位則云以禘禮祀周公者盖于

大廟甞祭之時用天子禘祭之禮如牲用純牲烝用全烝以別于羣公之祭而已乃純牲而用白牡已不敢上同于天子全烝而稱大房亦必有降殺于天子者所以使周公為可受也若祭統所稱玉瓚大圭朱干玉戚之屬詩中雖極鋪張絶不及此則知祭統所稱者葢後世之僭禮也此詩所詠者葢成康之初命也公羊傳子家駒曰諸侯僭于天子大夫僭于諸侯久矣朱干玉戚八佾以舞至與季氏之無道相比況則

必不出于成康之賜甚章章也祭統及明堂位皆畧于所聞詳于所見著其禮之所自始不著其禮之所自加是以其言厖雜而無序要非絶無稽據徒為詭詞以托于成康者也明堂位云季夏六月者變禮也此詩云秋者初制也獨言禘禮者尊其名耳非有加于周之大廟也嘗為時祭不止周公故兼言騂剛舉魯公而羣公皆祭可知已犧尊毛傳曰有沙飾也是但有沙飾而無畫故禮器曰犧尊疏布以素為貴周

禮作獻尊獻與犧通明堂位云俎用梡嶡此云大房者制類梡嶡名則大房也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注以房為半體之俎此別而大之當是全烝矣何玄子曰既言以禘禮祀何得僅用半體乎斯確論已萬舞武舞也洋洋者言其大也三壽謂壽君壽臣壽民也周晉姜鼎銘曰保其孫子三壽是利其所指者廣當不止三卿也

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胄朱綅烝

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黄髪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歳眉壽無有害

吴草廬云公車千乘九句考其意為周公魯公言當與土田附庸為連文葢成王錫之以千乘之賦三軍之衆使之膺戎狄懲荆舒也不然孟子引此何以云周公膺之乎按明堂位云成王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則草廬之説近是所云七百里者

謂方百里者七也當時襃功特為異典迨經制既定乃分建諸子而封之凡蔣邢茅胙祭與魯而七各得百里此孟子王制所據以為說者也司馬法地方百里出車百乘既方百里者七則七百乘矣曰千乘者兼附庸言之耳公徒三萬據鄭氏采邑詩箋引司馬法曰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周禮小司徒注則又引司馬法曰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今司馬法二說皆不載而詩箋所引詳見于漢書故諸家

多從之然史記云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司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則穰苴所採後世之法必有不同于古者故二說並列賈公彦以畿内采地畿外邦國别之豈大一統之世而違異若此大抵古尚車戰故車數常多禮注所引盖古兵法也後世以奇取勝往往汰車而崇卒則詩箋所引盖後世法也管子亦云白徒三十人奉車兩器制也此云公車千乘則士萬人徒二萬人合為三萬正與古法相符其周之初制

與如據周禮凟亂之文謂侯國方四百里僖公宜有千乘則王制之文封域瞭然非獨孟子述之左傳子產亦云列國一同同者百里也豈盡謬說與包氏論語注又以十里為乘信斯言也賦已太重丘甲之作非所當譏矣或以魯至僖公之時封疆已漸斥大固應有此是禮制所不宜有何足為僖公頌美乎且魯至襄公十一年季氏始毀乘而作三軍則前此未有三軍可知孔疏云朱綅赤綫也所以綴甲荆謂荆蠻

周公之時楚始受封未遂為亂商時自有荆楚盖即
殷武所奮伐者舒羣舒也春秋有舒蓼舒庸舒鳩舒
蓼在今南直壽州舒庸在舒城舒鳩在巢縣世本又
有舒龍舒鮑舒龔皆偃姓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
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此二章乃祝願之詞亦因淮夷之功稍有端緒故以
此為勸勉非徒為夸而已泰山在今山東泰安州司

馬子長曰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孔仲達曰泰山在齊魯之界二國皆以為望龜山在今泗水縣蒙山在今沂州費縣孔仲達曰春秋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謂龜山之北田也論語說顓臾云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魯境內有北二山故言奄有曹純老曰龜則鄒之龜山蒙則費之東蒙山何玄子曰蒙山一名東山孟子所謂登東山而小魯是也

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

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鳧山繹山俱在今鄒縣李迂仲曰禹貢徐州嶧陽孤桐此繹即嶧陽也王伯厚曰郡縣志鳧山在兖州鄒縣東南三十八里嶧山一名鄒山在鄒縣南二十二里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黄髪兒齒

黄泰泉曰入春秋以來隱及于鍾巫桓乘于彭生般弑于圉犖閔戕于卜齮弑逆踵繼其來甚矣國人飲恨尚未舒也故此詩拳拳以壽考為言其所望于僖公者無非欲其以覆車為戒耳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桷有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徂來亦曰尤崃在今山東泰安州水經注云鄒山記曰徂來山在梁甫奉高博三縣界猶有美松亦曰尤

峽之山也赤眉渠帥樊崇所堡也故崇自號尤峽三老後魏地形志云魯郡汶陽縣有新甫山今汶上縣爲通作斥漢書志終古舄鹵兮生稻粱顔師古注舄即斥也斥訓大故舄亦爲大貌孔疏云桷之與榱是椽之别名莊二十四年刻桓公桷謂刻其椽也舄是角狀故爲大貌王肅云言無刻飾文章徒見松桷彊大至牢固新廟閟宫也孔疏曰春秋有新作南門新作雉門説者皆以修舊曰新改舊曰作

商頌

商頌為商先王之詩魯語証據甚明而史記宋世家謂正考父作商頌以美襄公其疎謬如此而學者不詳察詩詞往往據史記以駁詩序何與

那

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

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
嘗湯孫之將

序曰祀成湯也

姚承庵曰奏鼓簡簡止是鼓今將舉祭行禮亦奏鼓三闋豈殷之遺禮與鄒肇敏曰磬聲非如諸聲可以人力高下故依之則為和平此論得之陳晉之謂商樂以磬聲為主者妄也萬舞武舞也祭統云武莫重于武宿夜故祭之時君執干戚就舞位此言周禮也

湯之得天下也與周同故亦以武舞為重

烈祖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黄耇無疆約軧錯衡八鸞鶬鶬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序曰祀中宗也

郝仲輿曰詩云及爾斯所言自湯及太戊也云諸侯來假受命溥將言天命人心表中興之功也亦猶玄鳥之言四海來假受命咸宜正祀二宗之詩若那祀成湯無庸及此矣按思文之詩稱后稷為爾則此詩之爾中宗亦無可疑如指主祭之君則忽爾忽我于文未順鬷通作緵總也與陳風越以鬷邁之鬷同義鬷假者言合衆志以感格也中庸作奏以意改易古人引詩往往有之左傳又作鬷嘏豈可强比而同之

乎末二句雖與上篇同然其意自別此盖言神之顧予念予為湯孫則亦以湯之所申錫于已者而申錫于今也

玄鳥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

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序曰祀高宗也詩不稱高宗而稱武丁者稱其字如周之稱王季也知武丁為字者湯名履則天乙為字而武丁亦可知也皇甫謐世紀云契之七世孫微字上甲其母以甲日生故也

毛傳曰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為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此說甚正崧高之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亦猶此也吞卵之事出于

傳訛屈原寓言不嫌荒忽然猶云高辛之靈晟兮遭
𤣥鳥而致詒則亦謂𤣥鳥之祥因人而神之非如史
記所云也康成取以釋經過矣乃以横渠考亭之學
而亦信之他又何譏焉古帝謂帝嚳也書序云湯始
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孔氏謂先王者帝嚳也
則是帝告者謂帝嚳之神告之釐沃者謂賜以沃土
也此即古帝命湯正域四方之義武王謂武丁也武
丁而云肇域者蓋湯之時四夷無事所正者四方而

已及商道既衰四夷競起武丁伐而克之故云肇域彼四海景員謂景亳之幅隕也自契至湯凡八遷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遷殷之後數世嘉靖至武乙復遷河北國勢遂弱則殷地之宜可知矣故重呼武丁孫子而告之以武王居重馭輕之勢自今以後無不宜也景亳因景山而名景山在今河南睢州之北武王蓋後世之美稱非謚號也故湯與武丁不嫌相襲

長發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序曰大禘也禮大傳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但云以其祖配未必止太祖一人以為止一人者自趙伯循之說始也程伊川胡康侯皆不從之況殷禮與周禮未必盡同盤庚篇云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享莫大于禘孔氏謂為烝嘗恐未必然蘇氏以大享為禘是也禘而功臣與祭則羣

廟之祭亦復何疑說者以殷禮律周固于傳無據乃欲以後人之說周禮者律殷而疑詩序為妄說亦未為確論也所可疑者祭法云商人禘嚳而郊冥此詩既為禘祭而作何無一語及嚳考之魯語則云商人禘舜韋昭以為嚳字之訛蓋以舜非商所自出于法不得禘也然據祭法言之舜勤衆事而野死宜在祀典而禘郊祖宗無或及之豈以祀舜委之有虞不與于天子之禮與則有虞何以宗堯不但委之丹朱也

且史記稱商均封國夏后之時或失或續至于周求得其後而封之陳是夏商之間舜幾闕焉不祀非義之所安也及讀此詩序云大禘而詩中乃以立子生商歸德于舜則魯語禘舜之說又似非誤詳考其事舜之後封于虞漢志大陽吳山上有虞城皇甫謐以為二女嬪于虞者即此今為山西平陸縣其北鄰于安邑皇甫謐世紀云安邑之西有鳴條陌湯伐桀戰于昆吾亭即史記所云桀敗于有娀之墟犇于鳴條者

也則有娀之墟為虞之北界明矣當殷之時天子西巡而祀舜于虞此禮之所必有因而指顧有娀追念發祥之始以為商室之興舜實啓之故用禘禮以祀而以契配凡後世顯庸偉烈著在此土者皆得從祀焉考荀子及世本皆云契子昭明居砥石左傳云相土遷商丘相土為昭明之子是其初年亦在砥石也砥石蓋即底柱在平陸東南河中則相土所居為虞之東界烈烈之功必有昭垂于此者湯與伊尹敗桀

而定天下又適在有娀之墟事蹟爛焉與玄王相土望塵接軌密邇遺蹤極其發祥之遠總不離其所自始詩以歌之明契之食報于天而子孫無負于舜故于湯事尤盛稱之耳夫上古禮名渾樸尊親之典不甚分別虞可以宗堯商何不可以禘舜祭法之禘譽者常禮也魯語之禘舜者特典也有加禮焉故曰大禘祀于有娀之近境故遡及其幅隕不然契之封商非如后稷之依于有邰也何必稱有娀而夸其大哉

或以為禘嚳之詩立子生商者謂立簡狄為妃而生契也豈禹平水土之時帝嚳尚在乎或以為祫祭之詩則羣廟並祭而獨頌三王若𡨋之配天而郊者亦不之及揆之事理必無是矣惟因地以及人故所祀止此所歌亦止此砥石即今三門山詳讀書畧記洪水芒芒數語依然親履其地撫今追昔之詞立子謂立子氏之族也言契之母家方處盛大帝又立我子氏以造商室内外之麻相蔭暎也左傳曰天子命

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盖古之姓氏不輕立也史記曰舜命契為司徒封于商賜姓子氏証據的然諸説紛紛總屬强解惟以帝為上帝者近是然于立子之解終難通也有娀氏之女乃高辛氏之世妃契非帝嚳子詳見生民篇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撥者撥亂世使之正也受小國大國者敷教之地即

為所受之國也竹書帝相元年征淮夷二年征風夷及黄夷七年于夷來賔後漢書風夷黄夷于夷皆東夷之屬至殷武乙而遷淮岱則夏時猶在海外或出没于淮者曰淮夷耳其來賔于夏正在相土之時此詩云海外有截相土必與有力焉然羿浞之亂相土不能制之竹書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馬遂遷于商丘乘馬者即井田之賦丘出戎馬一匹甸出兵車一乘之法也乘馬之法行于砥石而遂遷于商丘

者當時寒浞處過寒豷處戈過戈在東故東遷以禦之與卒無救于夏后氏之亡相土之業為不終矣魯語商人郊冥而報上甲微相土不與焉即魯語或有遺誤而祭法亦不之及是相土之功德不及冥與微也此詩舍冥與微獨舉相土豈非因其故居所在故祀之與所以美其初年海外之功而畧其既遷以後之事也但云海外不言海内語自分明鄭氏不知海外為何方漫云四海率服而後人因之亦未論其世

耳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格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

陳定宇曰湯之所以聖者敬而已是敬也即契率履不越之心也率履不越之心其即舜命之以敬敷五教之心與

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百祿是總

駿厖荀子作駿蒙古蒙與厖通故邶風曰狐裘蒙戎左傳作厖茸蒙者覆冒也天下皆賴以覆冒故曰駿厖荀子曰知賢愚能不能之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此駿蒙之實也

武王載斾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按史記稱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則此詩所云載旆秉鉞乃專指伐昆吾夏桀之事曰韋顧既伐者因昆吾而追數之以明三蘖之數也一統志云直隸滑縣古豕韋氏之國山東濮州范縣有顧城其濮州之帝丘為昆吾氏所居若安邑之有昆吾亭者太平寰宇記云湯伐桀時昆吾以兵助桀同時而滅于此故有亭也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實維阿衡實

左右商王

降予卿士言湯居已以下之也上章所叙一以為湯之顯功一以為先世之遺澤若曰此昆吾夏桀之地非即有娀之墟玄王所自出者乎越數百年而君臣一德建此大業玄王亦為增光不負立子生商之德矣今日之祀豈非甚盛事乎

殷武

撻彼殷武奮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湯

孫之緒

序曰祀高宗也

徐元扈曰奮伐者卓然果斷人不及謀發不及距也積衰之後稍著因循姑待之意便陵夷而不振矣金仁山曰自豫南偏即踰重山至鄧號為山南又渡漢水控引雲夢江沱是為重險荆楚在其間一出憑陵則北撼中州東瞰陳蔡此所以易為中國患也奪其所恃自然相率歸服故曰裒荆之旅

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易言高宗伐鬼方此言荆楚非鬼方也逸周書王會解云正西崑崘狗國鬼親鬼親當是鬼方耳詩頌武功不敘鬼方者舉氐羌以槩鬼方也漢書賈捐之曰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克之竹書亦載武丁三十四年王師克鬼方氐羌來賔則鬼方即氐羌明矣武丁自有平氐羌之事此獨歸功于成湯者述武丁諭楚

之詞則然而武丁繼湯之業亦在其中此屬辭詳畧之法也漢志隴西郡有氐道縣武都郡有羌道縣今陝西鞏昌臨洮所屬之地在晉之時苻秦為氐姚秦為羌蓋其種類之遺也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凡斬伐曰虔劉故虔亦訓截

讀詩畧記卷六